

铃——铃——

清晨，一阵震天价响的闹铃声倏地吵醒被窝中好梦方酣的苏美俐，她蒙着头从被单中伸出一只手，在床头盲目的摸索一番。

该死的闹铃！她在心中低咒一声。下一秒，床头上的照片、零食、香烟已被她扫落，她的手在嘈杂的闹铃声中似乎显得更加急躁不安。

好不容易，她的手终于接近那个响得几乎跳起来的闹钟，她心急的伸长手用力一按——匡郎！

闹钟旁一杯鲜红的果汁被打翻了，红色的汁液洒落在纯白的被单上，瞬间漫成一片血红。

苏美俐胡乱按停闹铃，旋即将身体缩进被褥中，空气中迷慢着一阵诡异的宁静。

不！一定是在做梦！要不被单上怎么会有——血？她忍不住将头探出被单，好奇地再看了一眼，不看还好，这一看，她的身体竟开始发抖了。

“血！怎么会有血？”她一边发抖，一边喃喃念道。

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后，她尖着嗓子发出一阵惊天动地的凄厉呼喊：“救命啊——”她的惨叫声回荡在清晨寂静的巷弄中，久久不散。

忽地，她看见地板上的玻璃碎片——咦？那不是昨晚未喝完的西瓜汁吗？……再鼓起勇气看床单上的红渍一眼……噢！老天！瞧她苏美俐多像是个天生的演员，方才那阵惊天地泣鬼神的惨叫声希望不至于吵到街坊邻居才好，才这么一想，电话就响了。

“喂！请问找哪位？”“这里是x x派出所，有人报案说好象是这里发生命案？——”果然被误会了！美俐忙着解释：“对不起！对不起！一场误会，没什么事啦！”“真的没什么事吗？要不要——”真啰嗦！都说没事了还婆婆妈妈个没完。美俐不耐地说：“谢谢！B y e！”挂上电话后，她喃喃念道：“神经病！真要发生命案，还会接电话吗？笨！”清晨的省公路上，车辆来来往往，一辆野鸡游览车正往台北的方向疾驶。

绍群手上抱着手风琴匣坐在最后一排，大概是长途奔波过于劳累吧！他一路上都在打瞌睡。忽然间，他似乎睡沉了，头竟倒在旁边胖胖的女乘客肩上。

女乘客惊叫一声：“哎哟！”继而用力将他的头推开。

这一推，使得绍群的头撞到窗玻璃，同时也撞醒了。

他睡眼惺松地揉揉头，茫然四望，见四周无事，唯独旁边的女乘客对他怒目相对，他困惑的对她笑了一下，有点结巴地说：“对、对、不起——”女乘客不屑的嗤之以鼻，继续将视线放在前方的电视上。

绍群搔搔头，又继续闭目打瞌睡。

过没几分钟，绍群的头再次慢慢的靠向旁边的女乘客。女乘客一脸嫌恶地推开他，但这回他非但没有醒，反而在半梦半醒之间靠向她的耳边，皱皱鼻，既而轻轻地吹起气来，似乎带有挑逗的意味。

女乘客愤而大喊：“色狼！”接着便扬手打了绍群一巴掌。

车子忽然在路边停下来，绍群手上抱着琴匣，狠狠地被人从车上踢下

来。

“滚！”这是司机那充满不屑的吼叫声。

绍群跳起来，猛朝着车子喊：“等、等——”转眼间，车子已开远，绍群叹口气，傻傻地站在路边。

唉！怎么会这么倒霉呢？难道我在家乡碰见的衰事还不够多吗？我到底是招谁惹谁了！

他虽然是一脸绝望的神色，但还是认命地抱着琴匣，拎着行李，不时地向经过的车子招手，想搭个顺风车。

伟明及石特助坐在豪华房车的后座，石特助正拿着文件作报告。

“总经理，新产品P C D的欧洲发表展售会定于下个月三日在鹿特丹开幕，董事长认为外贸部徐经理经验丰富，派他去最合适，叫我问问您的意见。”伟明偏过头，看着窗外缓缓流动的车潮，冷笑道：“哼！他都已经决定了，还问我干嘛？”“您到底是总经理啊！”察觉出伟明神情有异，石特助小心翼翼地回道。

伟明眉眼一挑，自嘲：“什么总经理？不过是老头子手掌心的布袋戏娃娃仔而已！”“总经理千万别这么说，董事长只有您一位公子，这林氏集团将来要全部交给您——”“将来？哼！我都快四十了，他还要我等多久？他根本就是不信任我！”“董事长不是不信任您，祇是觉得您玩心太重。”伟明的神情忽而转为黯淡。“玩心太重？”这就是爸爸对我仅有的看法了“总经理，您被花花公子中文版选为台湾十大花花公子的榜首，还说您交往的女性，少说有上百人——”“上百？哈哈！太夸张了。”伟明突然放声大笑，然后正色地说：“你知道的，女人对我来说，就像是袖子上的钻石袖扣，不过是种点缀；有的话，好看！没有，也无所谓。”唉！石特助暗自为董事长的用心良苦叹口气，有这种不把终身大事当一回事的儿子，怪不得他老人家要担心了。

“总经理，您无所谓，可是董事长认为男人一定要先成了家，心才定，心定之后，才能专心事业，所以你还是找个好人家的女儿……”渐渐地，伟明愈来愈听不到石特助的叨念声，因为他的全副心力都被隔壁车中，那个正在对镜补妆的美丽女子给吸引住了。

阳光透过车窗，照在美俐的迷你化妆镜上，镜中辉映出的光芒射向窗外，正巧照进旁边伟明的车上。

伟明眯了一下眼，为身侧的妍丽佳人震慑不已。

美俐由小镜中看见伟明正在看着自己，好奇地回过头，心神一下子为对方那双专注的眼神迷惑了，那是一种盛载过风霜却依然深情的眼眸，是女人最无法抗拒的一种眼神……她不由自主的对她露出了妩媚的笑容。

伟明单眉一挑，嘴角逸出一抹几乎察觉不出来的笑意。

车子忽然动了，两辆车交互错开，各自驶向不同的方向。

伟明回头一望，她的车已消失在阵阵车潮中。

会有再相见的一天吗？错身之后，伟明听见自己的心底浮现了这一串声音。

住商房屋中介公司，美俐及同事围着会议桌坐着，听首席经理口沫横飞地说着公司的营运近况。

“上个月，恭喜贵分店营业佣收达到五百多万，高居各分店的冠军，总经理特别颁发锦旗及绩优奖金十万元做为奖励！”同事们闻言，立即响起一

片欢呼声。

经理微笑着举起手，等大家安静后，继续说：“这个当然是全体同仁们共同努力的成果，不过其中苏美俐个人的佣收业绩就高达一百八十万，占了总业绩的三分之一，也是总店的月冠军，我代表总经理颁发奖金三万元给她！”

美俐，请到前面来！”美俐慵懒地站起身，并拉拉身上暴露的迷你裙，接着风情万种、款摆生婆地走出去。

同事安玲满脸不屑，轻声对旁人说道：“瞧她那副骚劲！谁不知道她是靠色相拉业绩！”美俐不动声色地走到经理面前，经理把一个红包交到她手上，美俐笑着接过，忽然倾身在经理脸上亲了一下。

部分男同事开始起哄：“美俐，讲话！讲话！”经理做了个请她说话的手势，美俐也不推辞，落落大方地站到经理原先的位置，环顾现场一圈后，便对众人露出媚丽可人的笑容。

她嗲着声音，一开始就先来一段“媚功”：“各位‘亲爱的’同事们——”男同事们一听，骨头都快酥了，纷纷吹口哨起哄着。美俐一看可美了，好玩的她干脆举手大送飞吻，看得一旁的女同事既羡慕又嫉妒。

美俐卖弄了一下风情，才又开始说话：“我知道我今天拿到这份奖金，有很多人不太服气，其实我自己也觉得有点奇怪，因为不论学历、资历、经验，我都比不上在座各位‘亲爱的’的同事！”同事阿宝笑着响应：“别客气啦！你该得的！”美俐抚媚一笑，又送出了一个飞吻。“其实阿宝说的不错，这份奖金的确是我该得的，因为数字不会骗人，我的的确确为公司赚了那么多的钱，而且每分钱都是靠我的真本事赚的。”说着，她顿了一下。“当然，有人也许会说我的本钱不在这里——而在这里。”她笑着用食指轻点自己的头部，然后双眉一挑，以双手摸摸身体侧面较好的曲线。

“可是这儿（头部）和这儿（臀部），都是身体的一部分，凭什么这儿（臀部）就比这儿（头脑）低级呢？对不对？”男同事们一听，立刻大声鼓噪：“好啊！说得好啊！”女同事们则一副不以为然的模样。

美俐笑道：“所以啰！我最后要说一句：我很以我的‘本钱’为傲，而且我会努力靠这本钱创下更好的业绩，谢谢大家！”说着，还转身拍拍自己的俏臀。

绍群真是衰毙了！

好不容易才来到台北，没想到在程平家门口按了半天的门铃，竟没半个人应门，唉，程平可是他在台北唯一的亲戚呀！这下他该何去何从呢？总不能傻傻地站在门口干等吧！

他举目四望，阳光照在他因焦急而冒汗的额头上，突然，绍群的目光被对街的一家鱼店攫住了。

他吃力地拎着琴匣及两包行李，站在路边，看着眼前来来往往的车子，几次想举步过街，但都险些被飞驰而过的车子撞到，吓得他一再缩回路边。

突然，马路空了，绍群下定决心，火速提起行李冲向对街的热带鱼店。

绍群才一抬头，就看见鱼店门口贴了张红纸，上面写着‘金店面廉让，欢迎内洽’，看着这张红纸，绍群的思绪一下飘远了……从小时候起，他对那些在水中悠游自在的鱼儿一直有着一种难以言喻的感情，也许他潜意识里一直认为真正的人生应该是这样自由、毫无拘束的吧？而不是像他这般过着一成不变的公职生活，日子总是单调、乏味且一再重复，毫无新意可言。

这就是他不惜与家人吵翻天也要来台北的原因之一——寻找新生活。

他忍不住将脸贴近鱼缸，专注地看着那些色彩鲜艳的鱼在缸中游来游去，像是看着一个又一个的新鲜梦想自贫乏的现实生活中缓缓浮现……专注的绍群，一点也没注意到一个摩登女郎正行色匆匆地自他身后走过，她就是——苏美俐。

她快速来到附近的一间店面，铁门上贴了一张红纸，上面写着‘金店面出租，欢迎入内参观’。

美俐由铁门旁的一扇小门进入空荡荡的店内，旋即坐在椅子上，对着小镜子整妆。

须臾，一阵脚步声传来。

美俐回头，只见一个长相猥琐的男子走进来。她笑容可掬地伸出手，带点不自觉的风情。“先生，看房子？我是住商房屋的苏美俐，你好！”那男人迟疑了一下，然后伸出手和美俐握了握，却舍不得放手，嘴角挂着一抹暧昧的笑容。

美俐巧妙地抽回手，装出职业性的笑脸，说道：“你要租店面？这间店面坐北朝南正当运，门又正好开在财位上，做什么发什么。”“真的？”那混混凑近她，眼睛流露出不安分的神色。

美俐警觉地后退一步，点点头。“真的！要不要我带你四处看看——”混混冷不防拉住她的手。“好啊！你先带我到卧室看看——”接着，猥亵的抚摸她的手臂。

“先生！你干什么？”美俐不安地想抽手，却反被混混抱入怀中。

那混混一脸邪笑地凑近她的脸。“别装了！我一看就知道你想要我，宝贝！

放心，我会让你很爽的。”语毕，他的鼻子已触及美俐的脸颊，正欲吻她。

“放开我！”美俐大声尖叫，挣扎着想推开他。“你弄错了！我不是——”“嘿嘿嘿！宝贝！你喜欢装清纯？好！这样更够劲。”说罢，那混混欲强吻她。

美俐再度尖叫，于是两人纠缠在一起。

“放开她！”这时，绍群冲了过来，揍了那混混一拳，混混遂放开美俐，和绍群打起来，两人势均力敌。

美俐气愤之余仍不忘上前抓着混混又打、又踢”又叫，完全不在乎形象。

“你这个不要脸的混帐东西，敢吃我的豆腐！今天一定要好好教训你，看你还敢不敢！”混混见两人的拳头如雨般落下，加上那女人的利爪抓得他遍体鳞伤，便用力推开两人，拔腿冲向屋外。

“有本事就别跑！”美俐欲追上去，却被绍群拉住。

“别追了！”绍群喘着气说。

美俐冷不防转过身，差点贴上绍群的脸，绍群赶忙低下头，脸竟已微微泛红。

“为什么？”美俐满脸不甘心。

绍群抬头，迎上她那张美艳绝伦的脸，略微结巴地说：“穷、穷寇莫追！

万一他有同党，还、还是凶器什么的，你岂不要、要吃亏了？”对哦！美俐心想，也对，但仍咬牙切齿地说：“哼！便宜那混蛋了！”说完，自己便动手揉揉那被抓得瘀青的手腕。

绍群一脸关心地问：“你、你有没有受伤？”“没事，幸亏你刚好经过，谢谢你！”“小、小姐！”绍群走上前，诚恳地劝告她：“现在治安这么乱，你和人约会，穿、穿得这么清凉，很容易让、让人家胡思乱想——”他话未说完，就被美俐打断。她不悦地瞪着绍群，说：“爱怎么穿是我的事，你管不着！”“小姐，我——”他张口欲解释。

美俐不耐地接口：“好了！算我欠你一次，再见！”说完，即气呼呼地往外走。

绍群急急忙忙地追上去。“小姐！我、我真的、是一番好意——”美俐出了店门，回头说：“我不需要你的好意。”旋即急忙往前走去，忽然脚下一拐，她低头一看，发现鞋跟竟然断了。

绍群想要扶她，却被她推开。“s h i t！”美俐低咒一声，气愤地蹲身拾起鞋跟，举到绍群面前。

“你看看！这双鞋花了我六千元，才穿不到几次就报销了，你实在是个超级扫把星！

碰到你，我真是霉运连连！”绍群十分愧疚地接过鞋跟。“对、对不起！我、我会赔——”美俐一脸受不了的表情，尖声叫道：“去你的！我不要你任何东西，只要你离我远远的，走开！”“不！我、我不能丢下你不管——”美俐回过头，恶狠狠地瞪着他。“我再跟你说一次，刚才谢谢你，但是我讨厌你！

请你不要再纠缠我，否则我就叫了！”“小、小姐——”绍群一脸为鸡，自然地伸出手想拉住她。

美俐倒吸一口气，突地放声大叫：“抢劫啊！”一时之间，路人的焦点全落在他们俩身上。绍群情急之下，连忙拉住美俐，并伸手捂住她的嘴。

“小、小姐，不、不要这样！我、我、我、我没恶意！”绍群一急，结巴更加严重。

“抢劫啊！抢劫啊！”美俐拼命挣扎，一逮到机会就出声喊叫。

此时，路人纷纷围过来，几个较有正义感的男子已上前抓住绍群。

“小子！你干什么？”其中一个男人问道。

“我——不——没——”绍群窘急得直冒冷汗，连话都说不清楚了。“他想抢我的皮包！抓住他！”美俐说完即跳上停在旁边的车子。

透过车窗，美俐看见绍群被那几个“见义勇为”的路人拖走，她的脸上不觉浮现得意的笑容。

呵！真是乌烟瘴气的一天！她终于摆脱这个大麻烦了。

一辆摩托车停在西餐厅门口，坐在后座的少女脱下安全帽，怔怔地看着这家格调高雅的餐厅，半晌，才开口：“程平，你带我上这儿来干嘛？”“吃中饭啊！”程平边说边下车，并将摩托车停妥。

“吃中饭干嘛到这么豪华的地方？你知不知道这里一客牛排要一千多——”咏咏一脸狐疑。

“哎呀！我请客，怕什么？走啦！”程平伸手拉她。

咏咏站在原地猛摇头。“不行啦！我一点半就有课，会迟到的。”“咏咏！你到底是不是我的好哥儿们？”程平不悦地说道。

“废话！”咏咏瞪了他一眼。

“在这么重要的日子里，你跷一堂课也不行？”程平不悦地瞥她一眼。

“好……好吧！”两人随即走进西餐厅。

坐定后，程平的目光一直没离开过放在空盘子上的那个包装精美的礼物，那是咏咏放上去的。

咏咏笑道：“生日快乐！土蛋！”“你没忘记？”程平惊喜交加的瞅着她。

“拜托！十年来，我几时忘记过！”程平乐得用力拍击咏咏的肩膀。“够意思！”“哎哟！”咏咏痛得脸都扭曲了。

“对不起！太高兴了，忘了你是女生——”咏咏狠狠地瞪了程平一眼，随即问道：“对了，你爸妈送你什么生日礼物？”“别提了！一张去美国的机票，单程的。”咏咏微微一笑。“他们又催你去美国了？”那可是她苏咏咏最大的梦想呢！

“我才不扁他们呢！”他不悦地撇撇嘴。

“为什么？你们全家人都在那里，而且你妈还帮你申请了学校——”咏咏不解地问道。

“拜托！我那口破英文，连进麦当劳点餐都不够用，何况念书？再说那里我谁也不认识——”“你家人都在呀！”咏咏说道。

“我就是受不了我妈成天盯着我，才一个人留在台湾，多自在呀！”程平皱皱鼻。

“可是像你这样成天无所事事也不是办法呀！你难道一点打算也没有？”

“拜托！咏咏，我才二十岁，人生还长得很，急什么？先玩几年再说！”咏咏不以为然地反驳：“你这是在浪费生命！”程平摇摇头，露出不以为意的笑容。“咏咏，你才十八岁，轻松点！别成天光想着托福考、奖学金——”“程平，我没你那么幸运，一切有家人替你打点得好好的。”说着，她脸色转为黯然。“我妈根本就不要让我出国，一切全得靠自己。”“咏咏，我妈早说过了，你想去加州大学念书，可以住在我家，学费我们也可以资助你——”咏咏轻咬下唇，神色坚毅地开口：“不！我也说过，如果我拿到加州大学的入学许可，虽然可以借住你家，但学费我绝对会自己想办法！”“咏咏——”“程平，你该知道我的脾气，一旦我打定主意，谁也别想改变我的心意，别说了，好吗？”程平看着她清秀却倔强的脸蛋，耸耸肩说道：“好吧！”咏咏微微一笑，似在感谢他的体贴与好意，然后便低头喝汤。

看似疯狂的双子座女人，有一颗理性的心。

2

某俱乐部的经理室里，美俐穿著一双式样花俏的新鞋，满意地将腿伸到坐在对面的凤琴面前。

“怎么样？这双鞋漂亮吧？很贵的！”凤琴俯身看鞋，“漂亮！漂亮！有钱什么都漂亮。”然后由皮包中拿出一叠千元大钞推到美俐面前，“喏！这是上次交易的红利，二十万！”美俐的眼睛霎时为之一亮，她欣喜万分地拿起钞票，边数边说道：“这么多？差不多赚了一倍耶！”“那当然！我早就告诉你，期货最有搞头了。你看，才短短几天的功夫就赚一倍，有什么生意这么好赚？所以啰！我早告诉你，听我的准没错！”美俐拍拍凤琴的手，感激地说：“凤琴，你真是我命中的贵人！”“我是你的财神爷！只要你继续听我的，

别说二十万，两百万、两千万也很快到手！”“两千万？”美俐双眼发光。“哇！如果有了两千万，我就不必再辛苦地工作，可以舒舒服服地过日子了。凤琴！这真的可能吗？”“美俐，咱们认识有一阵子了，你看过我骗人吗？”美俐笑道：“有！太多次了！尤其在‘宰’你的客人的时候——”凤琴好气又好笑地白了她一眼。“那些臭男人本来就贱！自以为有几个钱就是大爷，可以随便玩我们，哼！他们玩我，我就反过来玩他们！还不知到底是谁玩谁呢！”美俐颇为认同，心有戚戚焉地说：“以前我就是没想通这一点，才会常常上男人的当！凤琴，我真恨不能早点认识你。”说着，便要把钱收起来。

“等等！”凤琴连忙按住她的手。

“怎么了？”凤琴故意压低声音说：“我刚得到明牌，巴西今年咖啡欠收，明年咖啡价一定大涨，现在买正是时候。怎么样，有没有兴趣参一脚？”美俐眼睛一亮，考虑了半晌，即把手中的钱全部交给凤琴。“好！全给你！”凤琴收下钱，不屑的摇摇头。“这哪够？”“那要多少？”“当然愈多愈好，我们各投五百万——”美俐惊叫出声：“五百万？”随即猛摇头。“卖了我也没那么多。”“那你有多少？”“一百多万，打算买房子的。”美俐小声地说。

“哎哟！一百多万连买间浴室也不够，如果交给我做期货，马上翻两倍，甚至三倍也不止，到时候，你高兴买什么都行！怎么样？”美俐有些犹疑，“可是，稳不稳啊？”“放心！我的明牌万无一失！”凤琴摇摇手中的钞票。“这不是最好的证明吗？”“那——好吧！我改天提一百万给你——”凤琴皱眉说道：“一百万太少了，至少要两百万！”美俐苦恼地摇摇头。“我真的没有那么多啊！”“想办法凑凑嘛！你有没有跟会？”“全是死会了！”“你难道没有其它路子？”美俐陷入苦思中，良久才说道：“如果能找到几个大客户——”忽然间，她灵光一闪。“对了！有个广源营造公司的陈老板，你熟不熟？”听同事说，陈老板阳明山那间别墅值一亿二千万，若谈下来，光佣收她就抽翻了。

“陈董？熟！店里的老客人了，几乎每周五晚上都来捧场！”“太好了！你替我引见一下吧？”美俐眉开眼笑地说道。

“怎么？你想钓他？”“放心！我不会抢你的客人，我只想和他谈笔生意。”凤琴嗤之以鼻地笑道：“算了吧！陈董那个人我太了解了，他对女人呀！玩玩可以，谈正经事？门都没有！你别白费力气了。”美俐不悦地白她一眼。“凤琴！是你叫我想办法弄钱的，我好不容易才想到一条生路，你不帮也就算了，怎么一直泄我的气？”“我不是——”凤琴急忙辩解。

“不是最好！你只要把广源的地址给我，其它的，我自己想办法，这总行了吧？”看来，凤琴不帮忙也不行了。

程平习惯在睡前入浴。此时，他正在浴室中淋浴，口中不但大声的哼着热门音乐，连身体都跟着舞动起来了，一副十分自得其乐的模样。

洗完澡，关掉水后，他的身体突然僵了一下——咦？外面好象有声音。

程平赶忙抓起一条浴巾围着下身，走到客厅的窗边，神色警戒地掀起窗帘一角向外看，只见屋外的围墙上冒出一个人头，正向屋内张望。

“s h i t！”程平低咒一声，即放下窗帘，匆匆走向前门，并从门后抽出一根球棒，悄悄开了门出去。

他举起棒子，蹑手蹑脚地走到那人身后，突地大喝一声：“混蛋！看棒！”球棒应声而落。

“哎哟！”绍群大叫一声，旋即跌坐在地上。

“敢偷东西！给你死！”程平举起球棒，正要击下时，突然看清小偷的脸，不觉惊叫：“舅舅？”倒在地上的绍群奋力想说些什么，却无奈地翻了一个白眼，晕过去了。

程平一脸懊恼地将他抬进卧室，又是拍颊又是敷冰的，好不容易他才醒转过来。

绍群痛得呲牙咧嘴，而程平正在为他后脑上的肿包冰敷。

绍群皱眉呻吟：“哎——哎——哟——程平，轻点！”程平歉然地放轻力道。“对不起！舅，我没想到是你——欸！你怎么不按门铃呢？”“我按啦！至少二十次，你难道没听见？”“啊！”程平恍然大悟。“我刚刚在洗澡，对不起啦！舅！”为了表示诚意，还向绍群行个举手礼。

绍群无奈地白他一眼，也不好再说什么。

“对了！舅，你怎么来了？”“你妈不放心你一个人在台北，叫我来看看你，我正好辞了职，就干脆来陪你啰！”程平有些讶异。“你辞职了？为什么？你在镇公所不是做得好好的？”绍群摇摇头。“好什么？干了二十年，还只是个科员！有什么意思？我明年就四十了，可是说事业没事业，家庭也——”说着，他突然打住了。

“对了！你去年不是说今年无论如何也要把秀芳小姐娶回家吗？”绍群沮丧地挥挥手。“别提了，秀芳现在是别人的老婆了！”“怎么会？”程平瞠目结舌，简直难以置信。“你们不是婚都订了——有没有五年？”绍群低下头。“到、到九月就满七年了。”“那怎么会——”“别提了！三、三个月前，她认识一个拉保险的，能说会道的，把她哄得团团转，她就开始处处挑剔我——”他看了程平一眼，欲言又止。

程平不平地说：“舅，你老实又可靠，她有什么可挑的？”绍群气愤不已。“多、多啦！她嫌我没、没情趣！嘴、嘴又笨！”他一生气就开始结巴，连脸也涨红了。“她、她还笑我连句情、情话也、也说、说不、不溜——”“妈的！过分！她怎么可以这样笑你？她也不想想自己不过才国中毕业，长得也不怎么样，论人才、论学识，哪点配得上你？你不嫌她，她还嫌你？舅，别难过，这种女人不要也罢！你一定找得到比她好上十万倍的女人。”绍群颓丧地叹了口气。“算、算了！凭、凭我——”程平不服气地抢白：“凭你怎么样？你可是堂堂国立大学的毕业生，外公在白河又是有头有脸的人物——”

“算、算了！程平，我的学问、家世再好，开、开不了口，有屁用！”“舅，你怎么这么没自信？口吃又不是什么天大的毛病，何况你也只是着急的时候才会口吃——”“好、好了！别再提这个了。”绍群只想尽早结束这个伤心的话题。

“好！我不说。”程平看着舅舅半晌，突然问道：“对了，舅，你不是早就到了台北，怎么弄到现在才来？”“别提了！我被抓进警察局去了！”程平兴奋地跳起来，直追问：“好猛哟！舅，快说出来听听！”“我来，你不在，我只好到处逛，结果遇上一位小姐被色狼骚扰，我好心替她解围——”“哇！英雄救美，猛！她一定对你感激的以身相许——”“想哦！她叫警察抓我！”绍群叹了口气，至今他仍不明白那女子为何要“恩将仇报”。

程平一脸困惑。“为什么？是不是你对人家怎么样了？”绍群白了他一眼，结结巴巴地解释：“哪、哪有？我只要叫她不要穿太、太短的裙子，露、露出那么漂亮的长腿，会、会叫人想入非非——”“哈哈！舅，你看你又开始紧张，是不是看上人家啦？”程平顽皮地取笑道。

绍群急得辩解：“开、开玩笑！我、我连她的名字都不知道。”“真可惜！不然你倒可以好好追求她一下。”程平拍拍绍群的肩膀，随即摸摸肚子。

“哇！好饿！”伸手就要去拿电话。

“你干嘛？”绍群问道。

“打电话叫披萨——”话未说完，电话已被绍群抢走。

“不用了，要吃披萨，我做给你吃！”“你？”程平一脸惊愕，而绍群则胸有成竹地转进厨房。

某专校大门口，正值放学时分，大批学生正涌向校门。咏咏站在校门旁边，手上拿着一个浅蓝色的信封，半是犹豫、半是羞涩地不断抬头望向校园。

她也不时低头看着手上的信，信封上写着“魏国安同学亲启内详”的清秀字迹。她看着看着，忍不住将信贴在胸口，脸上泛着一抹陶醉似的微笑。

他终于出来了！依然是那么帅气、迷人……。

咏咏眼睛一亮，深吸口气，想上前，但又怕自己的举动太过冒昧。心中千回百转之后，她再看一眼手上的信，终于鼓足勇气踏出第一步，然而，她的肩膀却被按住了。

“咏咏！”咏咏一回头，只见程平站在身后，露出如阳光般的灿烂笑容。

“程平，你怎么来了？”“来接你呀！上车。”咏咏回头看看国安，又看看手上的信，满脸犹豫地怔愣在原地。

“怎么啦？”程平怀疑的上下打量她一番，忽地看见她手上的信。“谁的信？”“没——”她慌忙把信塞进口袋，就怕被发现。

程平耸耸肩。“走吧！”咏咏依依不舍地回头看着已渐渐走远的国安，神情竟有些痴迷。程平发现她神色有异，便顺着她的目光望去，当下便看见那个长相出众的男孩。

程平将目光调回她身上。“是你的白马王子？”“你少乱说！”嘴上虽这么说着，但她酡红的双颊已泄露出所有的秘密。

程平见她脸红，忍不住揶揄道：“还不承认？你瞧你脸红成那副德行，眼睛又流露出饥渴的神色，分明是恋爱的征兆！”被说中心事的咏咏，立刻举起书本打他的头，仿佛想藉此来掩饰什么。“死程平！你才‘饥渴’呢！恶心！”他边闪边乘机抓住她漫天飞舞的小手，仍不忘取笑她：“咏咏，你这么强悍，小心把你的白马王子吓跑！”吓跑？咏咏一惊，连忙回头一看，只见国安已走远，她脸上不自觉流露出迷恋的神色。

程平看着她，心中百感交集，他多希望咏咏也能用这种眼神看他啊！只要一次就好……。

“咏咏，你如果真喜欢他，光暗恋不行，应该大着胆子让他知道。”真是白痴！程平不禁暗骂起自己来。

“谁喜欢他？”咏咏撇过头，偏不承认。

“啧啧，没想到你这么没种。”咏咏气圆了双眼。“谁没种？”“有種的话，为什么不敢表达自己的感情？”“我——”她一时为之语塞，气呼呼的白他一眼。“你懂什么？”“哈！我当然懂！你忘了，我从十六岁开始，至少交过一打以上的女朋友。”他仍是一贯的嘻皮笑脸。

“对！也失恋了十二次！”程平笑着自我解嘲：“嘿嘿！那是她们没眼光。反正，不管怎么说，我的经验至少比你丰富，要不要我教你几招？”“你省省吧！”咏咏戴上安全帽，跨到车上。“快走吧！”程平耸耸肩，须臾，摩托

车已消失在向晚的暮色里。

两名公关小姐陪着伟明及石特助待在俱乐部的贵宾房中，石特助忙着和小姐们猜拳、罚酒，玩得十分起劲；伟明则独自坐在一旁，冷眼旁观一切。

见伟明独自喝着酒，石特助心知他为何事烦闷，便主动坐到他身边，劝慰道：“总经理，其实桑小姐出身名门，又是洋硕士，和总经理是再登对不过了！”伟明饮尽杯中酒，瞪他一眼。“你懂个屁！”“是、是，我当然不如总经理懂的多，所以您也知道桑老控有‘林氏集团’百分之十七的股份，是仅次于董事长的第二大股东，如果您们林、桑两家联姻，持有的股份就达到百分之四十八，您家董事长的宝位就可以坐得稳稳的，董事长拼命拉拢你和桑云珍，也是用心良苦。”“用心良苦？”伟明一脸不屑。“哼！他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势、地位，不惜拿我的婚姻当筹码！他把我当成什么？”“总经理，您是董事长唯一的公子——”“闭嘴！我是老头子的什么，我此你清楚！”说着，伟明眯起眼，发出一声冷笑。

“好！既然他那么喜欢玩权术、耍手段，我就和你玩个够！反正我身体里有他的血液，我不会玩输他的！”此时，门外一阵嘈杂声分散了伟明的注意力，他偏头一望，只看见一名女子似乎和酒客起了争执，经理凤琴正强行拉走她——咦？是“她”吗？好眼熟的女人啊！

伟明眼睛一眯，美俐与他在路上相互一瞥的画面突地浮现脑海，他不会忘记她那朵妍丽、魅惑人心的笑靥，很少有女人会笑得那般天真又世故，而且带着一点不自觉的风情与自信。

伟明指着美俐，转头询问旁边的小姐：“新来的小姐？”“不是，她好象是凤琴姐的朋友。”正说着，凤琴已走进来向大家致歉。“对不起啊！”伟明立刻问：“凤琴，你的朋友叫什么名字？”“你说刚才那个？苏美俐！”伟明不觉低喃道：“苏美俐？”小姐凑到他身边，略带妒意地问：“林总，你是不是对她有兴趣啊？”伟明淡淡一笑，径自啜了口酒，并不答话。

凤琴接口道：“有兴趣也没用！她不‘卖’的。”伟明问：“怎么？她不爱钱？”“爱当然爱，不过她有原则。”石特助冷笑道：“什么原则？价钱高低的‘原则’罢了！”伟明看向石特助。“老石，你很愤世嫉俗哟！”“总经理不信？那，咱们打个赌！”“赌什么？”伟明颇觉可笑。

“就赌刚才那个女人，我赌她的原则再高，在相当的价格之下，一定可以买得到！”伟明单眉一挑。“哦？赌注多少？”石特助想了想，才说：“十万元！”伟明一副嗤之以鼻的模样。“十万元？还不够这里一晚的开销呢！”凤琴手插腰，嗔道：“喂！你们擅自拿我朋友打赌，太恶劣了吧？”石特助捏捏她的下巴。“凤琴，好玩嘛！这么认真干嘛？再说，不管谁赢，你都有好处的。”“可是——”“别可是了！快！你快去拦住你的朋友。”“干什么？”“你问她，”石特助看看伟明，伟明含笑不语。“林氏集团的少东打算出两百万包她一年，她肯不肯？”两百万？霎时，凤琴及小姐们全倒吸口气。凤琴沉住气，转向伟明。“林总，你同意吗？”伟明淡淡一笑，轻轻摇动手中的酒。“你觉得你的朋友会不会同意呢？”凤琴笑着，不置可否地推门出去。

半晌，美俐一阵风般地走进来，凤琴跟在她后面。

“谁是林小开？”美俐的表情高深莫测，直直瞪着在座的两个男人。

伟明迎向她，慢慢站了起来。“我是林伟明。”“哦——”美俐上下打量着他，甚至绕着他看了一圈，像在观察猎物般。

众人全好奇地盯着美俐。

伟明饶富趣味地开口：“看得满意吗？”“你要出钱包我？”美俐狠狠地瞪着他。

伟明点点头，脸上仍挂着玩世不恭的笑容。

“一年两百万？”伟明的笑意更深了。“嫌少的话，可以加——”美俐突然扬起手，狠狠地甩了他一巴掌。哼！他当她苏美俐是什么人？竟敢这样侮辱她。

伟明一怔，伸手捂着脸。他设想万般结果，就是没算计到这女人会直接赏自己一巴掌。

在众人的惊叫声中，凤琴及石特助连忙架住苏美俐，以避免她继续作出逾矩的行动。

“臭女人——”石特助忍不住开骂，却被伟明阻止。伟明白着一张脸，转向美俐。

“看来你是不答应啰！”“你去死！”气愤地丢下这句话后，美俐旋即冲了出去。

“该死的女人！”石特助低咒一声，旋即转向伟明。“林总，您没事吧！”伟明揉着红肿的脸颊，脸上慢慢浮起笑容，喃喃低念着：“苏美俐，好！

好！”凤琴眼看美俐气冲冲地冲出去，深怕她的火暴脾气会惹事，便紧跟着追出去。

她好不容易才在街道上拉住美俐。

“美俐！你疯了不成？”美俐气得发抖。“我疯了？他才疯了！好大的胆子，居然敢对我说这种话！

他以为我是谁？他又是谁？”“美俐！他这么做是因为喜欢你——”“喜欢？哈！别叫我恶心了！他这是交易！是买一卖！”美俐大叫。

“好嘛！就算是交易好了，两百万可不是小数目，你又正好缺钱，你想想看，祇要你点了点头，两百万不费吹灰之力就安安稳稳的进你的口袋，有了这两百万，咱们那笔生意就做成了，很快，你的梦想就可以达成了——你又何乐而不为呢？”“凤琴！你到底是不是我的好朋友？你明知道我对男人的感觉，你怎么可以劝我做这种事？”“美俐，你讨厌男人、不信任男人，是因为你过去上过太多次男人的当，可是这次不一样，林伟明答应给你两百万，他不会骗你的。”美俐大声斥道：“凤琴！你怎么弄不懂？我受够了男人，我绝不会把自己‘卖’给他们！”“美俐，你这话说得太矛盾了，你不把自己出卖给男人，可是你工作上的客户难道就没有男的吗？”“那不一样，我虽然和男人做生意，不过我卖的是房子，可不是我的身体！”“那你以前那一堆男朋友又怎么说，你和他们难道只是拉拉小手？”“我不否认我交往过很多男人，也有过亲密关系，可是我做，纯粹为了我‘想要’！

我开心！我从来没有为了‘钱’而做！”“美俐——”美俐不耐地说：“别说了！这是我的原则，我不会改变心意的。对不起，凤琴，我头很疼，我要走了，再见！”语毕，美俐即匆匆跳上车，离开这个令人头疼的地方。

双子座女人是业务高手，有超强的应变能力。

清晨的苏家客厅里，化了浓妆、衣着花俏的苏美俐正捏着兰花指，坐在沙发上搽指甲油，口中随着震天价响的音乐哼着流行歌曲，身子并随着音乐节拍舞动着。

客厅一如往常的凌乱，到处丢着衣物、玩具，就连矮桌上也堆满了各色指甲油、零食袋。

突然间，一阵物品摔裂声传来，接着是娃娃的哭声——“妈——”美俐惊叫一声：“娃娃！”旋即跳起来，翘着脚趾，三步并两步地跑到餐厅。娃娃正坐在餐厅地板上大哭，手上握有一瓶打翻的牛奶，牛奶洒了满地、满身。

看着娃娃那又可怜又可笑的呆模样，美俐插着腰，忍住满腔的笑意，斥道：“娃娃！”

你看你弄的——快起来！”娃娃伸出手，可怜兮兮地乞求：“妈妈抱！”美俐伸伸舌头，退了一步。“瞧你那一身，妈妈怕怕，乖，自己起来，去浴室洗洗。”娃娃吃力地爬起来，冲向美俐。“妈妈抱抱！洗洗！”“不！妈妈怕怕！”美俐咯咯笑着，边尖叫边闪躲。

母女两个人就这样围着餐桌玩起追逐的游戏来，一个追，一个躲，空气中满是她们的叫声和笑声。

咏咏突然拎着一包早点站在门口，气呼呼地瞪着室内。

“这是怎么回事啊？”美俐回头，停下动作，松口气地说：“啊！你回来的正好，快抱娃娃去洗洗，我快迟到了。”咏咏边抱起娃娃，边嘀咕：“你难道不可以抱吗？”“开玩笑！”美俐吹吹十指。“我的指甲油还没干呢！”咏咏一听，不禁怒从中来。“妈！难道娃娃在你心目中还比不上你的宝贝指甲？”美俐赶忙陪笑道：“哎哟！咏咏，你明知我不是这个意思。”“那是什么意思？”“咏咏，你又不是不知道职业妇女的形象有多重要，我好不容易才化好的妆，总不能——万一弄花了重来，起码半小时，我今早九点有个重要的约会——”咏咏不悦地打断她的话。“少来了！妈，台湾职业妇女又不止你一个，人家谁不是事业、家庭兼顾，为什么你不可以？”美俐理直气壮地回道：“我也兼顾了呀！”咏咏发出一声冷笑。“你？别说笑了！”她向四周一挥手，续道：“你自己看看，咱们这个家乱得像垃圾场，你有没有花过一点精神去收拾一下？还有娃娃，她才五岁，你可不可以——”美俐皱眉，并以手捂住耳朵。咏咏气得在她耳边大叫：“你是个不负责任的妈妈！”美俐一听立刻瞪大了眼，恼羞成怒地放下手，斥道：“你这是什么话？我哪里不负责任了？我没供你们吃？没供你们穿？”她气得向四周乱挥一通。

“这一切不都是我付的钱？”她的心在淌血……她万万没想到她的亲生女儿竟会这样说她！

咏咏理直气壮地贴近美俐的脸，瞪着她说：“妈！你以为光给我们吃、给我们穿，就算尽了母亲的责任了？我们是人！不是小猫或小狗，高兴的时候拍两下，抱在手里玩玩，不高兴的时候就踢到一旁去不理不睬！”美俐快气坏了！她也贴近咏咏的脸，回瞪道：“我有时真巴不得养的是只猫，或只狗，那么至少它们还会对我摇摇尾巴、喵喵叫两声表示感激。你呢？我辛辛苦苦把你养大，你不但不知感恩，还反过来教训我！你简直连猫、狗也不如！”咏咏如受重击，退了一步，哆嗦着嘴唇，语带哽咽地说：“有时候，我真希望自己是只猫，或是只狗，那么至少我会有个真正的妈妈！”“你——”美俐冲向咏咏，作势欲打她，但手不断地发抖，迟迟没下手。

咏咏紧紧地闭上眼，一脸倔强地抬起头，她实在是受够了！一阵沉寂

后，娃娃突地大哭出声。美俐瞪了咏咏一眼，即放下昂扬在半空中的手，迅速抱起娃娃冲进浴室，并用力甩上门。

好不容易将娃娃清洗完毕，美俐立刻抱着她飞奔出门，就怕耽误了客户的时间。

此时，住在隔壁的绍群、程平正好推门而出，绍群一看见美俐打从自己眼前经过，整个人全怔住了！径自停下脚步，愣愣的望着她的背影出神。

“舅！看什么？”程平不解。

绍群回神，指向美俐，喃喃念道：“就、就是她！就是她！”“曾舅舅，你真的被抓进警察局？笑死人了！”咏咏边收拾房间，边笑道。

程平半带开玩笑的说：“咏咏！你还笑得出来，都是你妈——”“不，不能怪她，是我自己太鲁莽——”绍群连忙代为辩解。

程平眯起眼，一脸怀疑地睇向绍群。“咦？舅，苏阿姨害得你这么惨，你怎么还替她说话？喂！你不会真的喜欢她了吧？”绍群有些错愕，但仍勇敢的替美俐说话。“她、她、她不错呀！”“拜托！舅，千万不可以！她不适合你！”“你什么意思？”咏咏插腰质问。再怎么说明美俐都是自己的妈妈，她可不容许别人诋毁她。

“咏咏，这不是很明显吗？你妈那么新潮、时髦，我舅舅却是个大老土——”“喂！程平，你真抬举我啊！”绍群佯怒。

咏咏马上发出不平之鸣。“曾舅舅只是有点落伍而已，只要你稍加指点，他马上可以改头换面的。”“可是你妈满脑子赚钱，舅舅却胸无大志——”“我不是胸无大志！是甘于平淡。”绍群立即反驳。

“不管胸无大志也好，还是甘于平淡，反正和向钱看的苏阿姨是绝对不搭轧的！”咏咏不悦地瞪着程平。“程平！你怎么说得我妈眼中只有钱似的，她拼命赚钱是因为一个人带两个孩子，要是不打拼，我们全家人就饿死了。”“是啊！”绍群直点头。“一个女人家独自面对人世的冷暖，努力的拉拔两个孩子长大，这些年，她一定吃了不少苦头；像苏小姐这样伟大的女性，实在是太难得了。”他边说，不由得发出一连串叹息。

“对嘛！我妈如果听到曾舅舅的这番话，一定又会感动的大哭。”说着，便转向程平，嘲讽道：“谁像你家有价值十亿的土地，不用动一根手指头，就可以吃喝一辈子！”程平顿时感到啼笑皆非。“咏咏，你怎么说着、说着，就骂起我来了？”“我是骂吗？是事实！你啊！天之骄子，不知民间疾苦！”“好！好！算我说错了，行吧？”程平一脸无辜，举手作投降状。“你妈又能干、又伟大，所以我舅舅配不上她，行了吧？”咏咏听他这么一说，怒气才稍稍平息。然而一旁的绍群，却陷入了沉思之中……他和美俐？这可能吗？绍群终于下定决心顶下热带鱼店了，他乐于以此为起点，展开在台北的新生活。

然而，才开工第一天，秀芳就来找他了。她脸颊红肿，拎着两只皮箱，神情哀戚地走进店里，劈头就是一阵哭诉：“他骗了我！他和他老婆根本没有离婚！呜……混蛋东西！我和他——吵，他、他居然打我——”她摸着脸上的伤，眼泪便流了出来。绍群有点同情她，又有点不知所措，但仍然关心地问着：“你、你还好吧？”“我全身都是瘀青！要不是我跑得快，命都没有了！呜——”她抽抽搭搭地哭着，双手则到处翻口袋，想找出一条手帕来。

绍群连忙将自己的手帕递给她，没想到她竟抓着他的手大哭起来。

“我是活该！绍群，当初你对我这么好，我却——我对不起你！我该死！”

“过去的事就不要再提了！”绍群好心地拍拍她的手背，像在安抚一个受伤的孩子。

“现在你有什么打算吗？”秀芳又是一阵哭泣。“我——我的钱被骗光了，人也——我还能有什么打算？”“你可以回家——”秀芳激动地打断他的话。“不！我落到这种田地了，哪有脸回去？呜——我不如死了算了！”

“不！秀芳，千万不可以这么想，你还年轻，一切还可以重新来过。”绍群急切地劝告着，就怕她想不开。

秀芳抬起一双泪眼，别具深意地轻问着：“重新来过？可能吗？”“当然可能！只要你有心！”秀芳深深地看了他一眼，欲言又止地：“我是有心，不过你——”绍群一怔。“我？”随即连忙摇手撇清。“秀芳，你别误会，我不是说我们——”秀芳失望地再次流下泪水。“我就知道，你绝不会原谅我！呜——”“秀芳，我、我从来没有怪过你。”绍群着急地解释着，简直快慌了手脚。那是表示有希望了？她很高兴地抓住他的手。“绍群！我就知道你最好——”“等、等等！秀芳，我、我不是——我是说感、感情的事不、不能勉强——”“你不要我？”她睁着一双迷蒙泪眼问着。

“秀芳，这不是我要不要你的问题，而是你才受了伤，情绪不稳定，不要随便抓个男人就——”“你什么意思？好象我——”她生气地站起来，转身欲离去。“放心！我不会死赖着你的。”绍群急忙拉住她。“秀芳，别这样，虽然咱们没结果，但我心里始终关心着你，你如果真有困难的话，我一定帮你。”“不必了！绍群，你对我够好了，但这是我该自己独立的时候了。”“好吧！那我留个电话给你。”他将号码写在纸条上，交给秀芳。“万一有需要，记得打电话给我。”秀芳握紧纸条，勉强挤出一抹感激的笑容。“我走了，Bye！”随即走出鱼店。

翌日，咏咏站在程家大门口，猛按电铃。

程平睡眼惺忪地开了门。“咏咏？”“早！程平，我来不及了，你可不可以送我上班？”程平点点头。“好！等我换个衣服，你先进来。”咏咏一进入客厅，就看见绍群正坐在餐桌前，桌上放着丰富的早点，有包子、烧卖、千层糕……等等。

“你坐一下，我马上好。”程平交代完，即走入卧室。咏咏点点头，接着走向绍群。

“曾舅舅，早！”她咽咽口水，目光扫过桌上的早点。“这全是你做的？哇塞！比饭店还丰富，你真厉害！”绍群难得露出得意的笑容。“没、没什么啦！小意思。对了，你吃过早点了吗？”“我通常不吃早餐的。”“哎！那怎么行？你没听：不吃早点老得快？快坐下吃点！”说着，绍群便拉开旁边的椅子。

咏咏笑着落坐，伸手拿根油条吃。“没办法呀！我早上三、四点就要出门送报，又要赶去打工，根本没时间弄——”“你妈呢？”绍群很自然地问道。

“我妈？她晚上睡得晚，早上根本起不来，哪有时间做早点？”“这么说，她也不吃早点？”咏咏摇摇头。“不！平时我送完报，如果时间够，就会买些早点带回去，不过今天晚了，来不及买。”绍群恍然大悟地点点头，看着桌上的早点，他的眼睛突然为之一亮。

等程平和咏咏出门后，绍群即迅速将自已从头到脚打理一番，还慎重其事地抹上发油、打了领带，模样虽然整齐清爽，但显得有些土气。

此时，他正站在苏家大门口按电铃，手中还拎了一个纸袋，里面是他今早现做的早点。

忽然大门打开，已经打扮整齐的美俐背了皮包，正怒气冲冲地瞪着他，跟在她身后的娃娃则好奇地盯着绍群。

“怎么又是你？”她根本不给他好脸色看。

“苏、苏——”他一见朝思暮想的人就站在跟前，紧张地又开始结巴了。“苏你个头！一大早像疯子一样乱按人家的电铃，你无不无聊啊？”“我——对、对不起！”美俐气得大吼：“你给我闭嘴！我不是警告过你，不许你再出现在我面前吗？”绍群试着解释：“苏、苏小姐，我是程平的舅、舅舅，我现在就住在你家隔壁，说来我们还真是有缘。”“有缘个头！我真是倒了八辈子楣，才老遇到你，这么早你又来干嘛？”绍群倒吸一口气，鼓足勇气说：“我、我给你送早点。”说着，他连忙打开纸袋，由袋中掏出一团压扁的包子及滴水的破纸杯。

咦？怎么会破了呢？绍群一惊，抬起头，只见美俐闭着眼，已气黑了脸。

“滚！”美俐气冲冲地甩上门，旋即拉着娃娃走向停在路边的车子。

他连忙追上去，站在车门边叫道：“苏、苏小姐！我——”美俐用力拉上车门，几乎压到绍群的指头，他连忙缩回手，退了一步。转眼间，车子已扬尘而去。

安养院中，苏父神色呆滞地坐在轮椅中挥着手，口中喃喃说着一些无意识的只字词组。

一名看护正在喂他吃稀饭。“来！吃饭了，乖，嘴张开。”“美俐！我要美俐！美俐呢？美俐怎么没来？”苏父激动地闹着脾气，像个撒泼的孩子。

看护连忙按住他，并轻声安抚道：“乖！美俐马上来。”忽地一只手按住看护的肩膀，她一回头，看见美俐就站在跟前，不觉松了口气。

“苏小姐，你可来了！他没看到你，一直吵，连饭也不吃。”美俐接过饭碗。“我来吧！”她走过去蹲在父亲前面，握住他的手，哄小孩似的拍抚着。

“爸，我在这！”苏父的双眼顿时一亮。“美——俐——”他紧紧抓住她的手。“你放学了？”“对呀！来，爸，吃饭。”她将汤匙递到他面前，却被他用力推开。

“不吃！不好玩！”美俐哄着，一直要将汤匙凑到父亲的嘴巴，他却像小孩般用力吹开汤匙上的稀饭，喷得美俐满头满脸。

苏父乐得拍手大笑。“好好玩！哈哈！好好玩！”美俐苦笑着放下碗，由皮包中掏出手帕擦嘴。

他突然指着手帕大叫：“小白兔！小白兔！”她一怔，随即领悟父亲的意思。她将手帕套在手上，绑成兔子玩偶的形状，装着童音对苏父演起戏来。

“爸爸好！小白兔美俐来看你，高不高兴？”苏父拍手大叫：“高兴！小白兔唱歌、说故事！”“小白兔只唱歌给乖爸爸听，爸爸乖不乖？”“我乖！我乖！”“乖爸爸要好好吃饭哦！”美俐边说边示意护十舀稀饭喂父亲。“大口吃！”“我有吃！”苏父一边张口吃着，一边拍手催促道：“说故事！小白兔说故事！”“好！从前从前，有只小白兔叫美俐，她好爱她的爸爸和她的女儿，她发誓要赚好多好多的钱，买一幢好大、好大的房子，让兔爸爸、娃娃、咏咏，全家人都住在一起，每天快快乐乐、无忧无虑……”半晌，美俐发现父亲已睡着，她心疼地擦掉他的口水，并用手指梳着他花白的乱发，眼中慢慢

涌上泪光。

不能再这样下去了！她咬牙告诉自己：一定要在一年内买房子！一定要成功！

美俐握紧手帕，眼光像失去焦距的镜头，呆呆望向那看不见的、遥远的未来。

原本坐在窗口弹奏手风琴的绍群，在接完一通电话后，立刻飞奔到附近的公园，他看见神色憔悴的秀芳正坐在喷水池旁边哭泣。

绍群焦急地递上手帕。“别哭嘛！秀芳，有、有话慢慢说，发生了什么事？”她接入手帕，抹去眼泪。“我——我——有了。”说着，又流下泪水，并将一张医院检验单交给绍群。

绍群惊愕地看着单子。“已经两个多月了？秀芳，之前，难、难道你一点也不知道？”“我哪里知道！我根本不懂——”她边哭边踱脚。“呜——丢死人了！我要怎么见人？不！不行，我要拿掉这个孩子！”语毕，她欲起身，却被绍群按住。

“秀芳！别、别激动！生命可贵！你不、不可以——”“为什么不可以？孩子在我的肚子里，我就有权做决定！”“秀芳，就因为孩子是你身体的一部分，你怎能忍心不要他？你以前不是很喜欢孩子吗？”“我是喜欢，可是我不能让孩子还没出世就被人家笑——”她硬咽得泣不成声。

“笑他是杂种、私生子，让他一辈子抬不起头来！”绍群心中一阵不忍，便耐着性子安慰她：“放心！秀芳，现在社会风气开放，单亲小孩比比皆是，没有人会笑你和孩子的。再说，你年轻又漂亮，也许将来会遇见一个能把这孩子当成亲生孩子对待的好男人。”秀芳苦笑道：“绍群，除了你，还有哪个男人会这么好心？”每见绍群一次面，她就愈后悔当初的决定，原来真正的幸福就在跟前，而她却让它溜走了。

“我——”绍群一怔，强笑说：“秀芳，天下好男人多得是，你别只因上过一次当，就对所有的人都失去了信心。”“我真的好怕——”她扭紧手帕，脆弱而无助。

绍群轻拍她的手，鼓励道：“别怕！秀芳，天无绝人之路，你就给这孩子一次机会吧！”“我——”她迟疑不已。

绍群只手合十的拜托她：“秀芳，求求你！我代孩子求求你！”她叹口气。“绍群，你知不知道为了你这句话，我要付出多少代价？除了人家背后的议论、当面的嘲笑，更现实的是钱的问题！”“放心！秀芳，只要你肯留下孩子，我愿意负担孩子的教养费用。”秀芳惊愕地看着他。“不！我不能让你——”心中感动与悔恨交杂，她当初怎么会放弃这个难得一见的好男人呢？“秀芳，我说过：只要你需要，我一定帮你，何况这是救一条命耶！”他的态度无此诚恳。

感动使得她的眼睛再度潮湿了。“绍群！你真是天下一等一的大好人！”“这么说，你答应留下孩子了？”秀芳点点头。绍群这才松了一口气。

程平骑着机车，嘴里咬着一封浅蓝色的信——咏咏写给魏国安的情书。他沿街驶着，忽见路边一个垃圾筒，便将信投入筒内，然后加速离去。

忽然间他又停下来，一脸懊恼地回头看着垃圾筒。

“s h i t！”他低咒一声，车子随即慢慢退向垃圾筒。

然后，他探身进垃圾筒找信，口中还喃喃骂着：“程平啊！程平！你真是B u l l s h i t！怎么会答应干这种鸟事？真他妈的逊毙了！哼！什么

白马王子？根本就是他妈的屁！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，真不知咏咏看上他那一点？偏还有我这种超级逊货，答应当他妈的红娘！唉，真是交友不慎！逊！逊！

逊——”好不容易找回了信，程平立即前往国安的学校，就怕自己又临时反悔，不好向咏咏交代。

他在校门口等了许久，忽见国安和一个女孩亲密地走进校门，他连忙跟上去。突然间，国安与女孩转进路边一丛灌木后面，程平小心翼翼的拨开枝叶偷看，只见国安与女孩正忘我的拥吻着……。

太差劲了！程平愤而把信撕了，本想把碎片丢向国安，忽又改变主意。他将碎片塞回口袋，匆匆转身离开树丛，一方面又坚定地告诉自己：我不会让任何人糟蹋咏咏的感情的，绝不！

“苏小姐！”正在办公室办公的美俐回头一看，只见石特助捧着大把鲜花走进公司，引得全公司的同事议论纷纷。

“你来干什么？”美俐的脸色僵硬极了。

石特助躬身行礼，谄媚地笑道：“苏小姐，我们总经理为了那天的误会——”“误会？你说得太轻松了吧？”美俐气愤地瞪着他。“那实在是最卑鄙、下流、无耻、龌龊的勾当！”“苏小姐，我知道你很生气，不过我希望你不要怪罪我们总经理，那不是他的错。”“不是他的错？难道是我错了？”

“不！不！我是说那个主意其实不是我们总经理的意思，而是我——”美俐气得打断他的话。“你？你这个——”石特助连忙接着说：“苏小姐，我知道你要骂我卑鄙、无耻、下流——”“还有龌龊！”美俐接口道，脸都气红了。

石特助微笑着响应：“对，还有龌龊！”“你好象很得意？”美俐斜睨着他，满脸不屑。

“不！我不得意，只觉得惭愧。我侮辱了你，还害得总经理受牵连——”“你少替林伟明撇清了！就算主意不是他出的，他也一样混蛋！”哼！敢做不敢当！

她苏美俐最瞧不起这种男人了。

石特助脸色微变。“苏小姐，你怎么骂人？”“骂？哼！你忘了我还打了他！”此言一出，众人立即一阵哗然，私下纷纷议论着。

石特助努力平息怒气，强扮出笑脸。“苏小姐，千错万错全是我的错，在这里向你致上最深的歉意！”语毕，即向美俐深深一鞠躬。

她高傲地仰起头，毫不搭理他这个仗势欺人的狗腿子。

“另外，我也代表总经理向你致歉。”说着，石特助已献上花东及一条价值不菲的钻石项链。“苏小姐，对不起！”美俐惊愕地瞪大眼，忍不住伸手去摸那条光芒璀璨的项链，忽地瞥见石特助一闪而逝的鄙夷眼光，她立即警觉地收回手，不屑地说道：“怎么，还想收买我？”“苏小姐，你千万别误会，总经理已明白你的为人，怎么会犯同样的错误？”“哦？”美俐指着鲜花和项链。“那这些是什么意思？”“我说过了，只是表示歉意。”“哼！”美俐眉一挑，讽刺道：“好‘昂贵’的歉意！”“再贵重的礼物也难以表示总经理的歉意，所以希望你今晚能赏光，好当面向你致歉。”说完，石特助立即掏出一张请帖奉上。

她打开，浏览一下，脸上浮现笑意。“没想到林总这么慎重其事，真令我受宠若惊。”“那你答应了？”石特助惊喜的问。

“我是很想，”美俐顿了一下，接着说：“不过，今晚，我没空！”说完，

她忽然把帖子撕成两半，连同首饰盒一起塞给石特助。

“这位先生！你可以回去告诉你的主子，他的好意，我苏美俐心、领、了！”“既然这样，那告辞了。”石特助涨红着脸，僵硬地点头离去。

回到伟明的办公室后，伟明拿着那张被撕破的请帖，问道：“苏美俐真的骂我‘混蛋’？”石特助立在桌前，气呼呼地说：“是啊！我一直向她解释主意是我出的，与您无关，可是她——”“哈哈！太有趣了！”伟明忍不住大笑出声。

“总经理，您难道一点也不生气？”“我这一辈子，认识的女人不知多少，可是你说说看，敢当面打我耳光，甚至把钻石项链丢还给我的，有多少个？”

“这是她不识好歹！”伟明摇头笑道：“不！她够性格，我喜欢！”石特助惊愕不已。“总经理的意思是——您不放弃她？”“放弃？开玩笑！这么有趣的女人，我怎么能放弃？不！我打定主意要追到她，而且她愈抗拒，愈令我兴奋！我已经很久没有这么兴奋过了。”他明白情场如战场，最令人期待的莫不过是遇上一个棋逢敌手的对手，而苏美俐这个顽固的女人已经激起他潜藏的战斗因子，他知道这将是一场有趣且刺激的战役……。

俱乐部的贵宾房里，美俐坐在一个中年男人身边，她技巧地挡着他的上下其手。

“陈董，您到底答不答应把房子交给我卖？”美俐好不容易才逮到陈董上酒廊的日子，她可得把握机会说服他。

陈董把酒杯凑到她嘴边。“来！你先喝了这杯再说。”美俐嗔声拒绝。“陈董，我已经喝了两杯了。”“对啊！无三不成礼，来！干了这杯，我一定告诉你。”美俐无奈喝下，忽地脸一绿，捂着嘴快步冲出去，众人相顾失色，而陈董则连忙跟上去。

他在洗手间找到了正对着马桶猛吐的美俐。

“苏小姐，你没事吧？”美俐脸色惨白地起身，强笑道：“没事！我的酒量太差，空肚子喝酒就会反胃，吐过就好了。”“对不起！早知道我就不会敬你那么多酒。”他抓起她的手揉捏着。“别生我的气啊！”美俐不安地抽回手。“我没生气，只是不好意思出了洋相，还坏了你们的酒兴。”“咦？怎么这么说？我最懂得怜香惜玉了！你早告诉我，我一口酒也舍不得让你喝。”说着，他将两手放在洗手台边，以便于将美俐围在中间。

“陈董！咱们回去——”美俐紧张得用手轻轻推开他，却反被对方抓住手。

“急什么？这边清静，咱们可以好好谈谈，你不是要和我谈生意吗？多少钱，你开吧！”“我开？”她困惑不已。“您的房子，应该您出价呀！”陈董盯着她曲线较好的身材突地大笑。“美俐！你别装傻了，我现在哪有心情谈房子？我问的是‘你的’价钱！”美俐用力推开他。“陈董！您弄错了，我只对您的房子有兴趣！”“傻瓜！房子是死的，我可是活的，只要你让我满意，要我送你一幢房子也不无可能！”“陈董！拜托！我真的不是那种女人！你堂堂一个董事长，我想您该不会强迫一个弱女子吧？”陈董一下子冷静下来。

“你真的不愿意？”美俐点点头。“我只想帮您卖房子。”他含糊地咀咒了几句，忽地转身要出去，美俐连忙喊道：“陈董！房子——”“干！”

明天早上十点你到我公司来，把合约带来！”“谢谢！”美俐吁口气，含泪说道。

我一定会成功的！她不断地给自己打气。忽见镜中的自己：满脸残妆、

一身狼狈。

她连忙以水泼脸，然后抹去脸上的水珠，一次又一次，好象要抹去什么似的。

双子座女人的率性，常令人误以为她不负责。

4

热带鱼店里，程平坐在鱼缸前写信，他的脚跷在鱼缸上打拍子，使得缸中的鱼到处乱窜。

绍群拿着手风琴，由后面走出来，见状便皱了皱眉头，然后将录音机按掉，且将程平脚推下桌，说道：“你快把鱼吓死了！脚跷那么高干嘛？”“培养灵感啊！”程平拍拍手上的信纸。

绍群撞见程平正在给咏咏写信，他不解地问：“你和咏咏天天见面，干嘛写信给他？”“这不是我的信，是别人的信。”程平坐在鱼缸前，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。

“明明是你在写，怎么说不是你的信？”“信是我写的，不过署名不是我。”绍群更加胡涂了。“程平，请你说中国话好吗？”程平只好将事情的来龙去脉说给舅舅听。

“既然你觉得魏国安不可能看上咏咏，又干嘛骗咏咏对方要和她通信？”绍群仍是满脸困惑。

“我——唉！你不知道，咏咏很可怜，这是她这辈子第一次喜欢一个男生，你说我怎么忍心戳破她的美梦呢？再说，如果我交出咏咏的信，不但打动不了他，反而会变成笑柄！我不想让咏咏遭受这种侮辱，宁可把信撕了。”“可是你这是在骗她！”绍群一针见血地说。

“骗她，是为了让她开心。”程平理直气壮地反驳道：“她也真的很开心啊！”绍群摇摇头，有感而发地说：“你对咏咏还真不是普通的好。”“那当然！我们可不是一般的交情。”程平发现自己说溜了嘴，忽又郑重地否认：“不过不是那种感情，你别误会。”绍群促狭地问：“那种感情？”“那种男人跟女人的感情嘛！”“为什么？咏咏是个好女孩呀！”程平眼神一黯，正色说道：“我知道她很好，可是从没人、包括她自己在内，把她当成女的看。”“不尽然吧！如果她不自觉是个女人，怎么会对那个男孩子产生好感呢？你仔仔想想吧！千万别错失良机。”程平一怔，然后挥挥手。“我想什么？你才该好好想想！”他立即反将对方一军。

“我？我怎么了？”绍群不解。

“还赖？你以为我没看出你对苏阿姨有兴趣？”绍群腼腆地傻笑着。

“她……她是很不错啦！”“她有什么不错？”程平故意反问道。

一提起美俐，绍群的精神立刻为之一振，他兴奋地说：“她、她干劲十足，又热情，又、又有活力！只要靠近她，就会叫人心、心跳加速，热、热血沸腾。”程平惊愕地看着绍群，继而露出不可思讲的神色。“哎哟！舅，完了！完了！”绍群错愕不已。“你、你干嘛？”“我看你病得很严重了！”“你才发烧了呢！胡言乱语的，我哪有病？”“有……相思病！”程平调侃道。

绍群一怔，忽然大笑，而且笑得不可抑止。“哈！原来这就是恋、恋爱的滋味，哇！

太、太美好了！”他乐得以手风琴弹奏华尔兹，并且翩翩起舞。

他从来不知道喜欢一个人的滋味竟是加此美妙！

“受不了！”程平翻翻白眼，继续埋头写信。

写完信后，他立刻跑到咏咏家，只见她躺在阳台上，边听随身听，边随着录音带练习英文。

程平摇头笑道：“大好春光浪费在读书上多可惜，来来来！我让你看点好东西。”咏咏白了他一眼，不屑地说道：“怎么？新的Playboy出来了？谢谢，我没兴趣！”“咏咏，这次你不看会后悔！”“我不会后悔的！你留着独享吧！”“真的？好！那我就不客气了。”他由身后抽出信，故意朗声念道：“苏咏咏小姐亲启，魏国——”“魏国安？”她立刻跳起来尖叫，并一把抽走信，继而将它按在胸口，脸上不自觉流露出幸福的笑容。

“他来信了！他来信了！”她欢呼着，忽然间冲下楼去。

“咏——”程平见咏咏已不见踪影，神情忽地转为落寞，之后便转身离开了。

然而此时，咏咏却在自己的卧房里，细细品味着魏国安的信：“咏咏同学，读了你美丽的来信，我好感动，我真的很乐意和你做个笔友，只不过我的文笔不如你，你千万别笑我……”陶醉在幸福中的咏咏忽然听见外面传来一阵细微的声响，她好奇地走到客厅查看，只见美俐衣、发微乱，醉态可掬地冲着咏咏微笑。

“咏咏！你……还没睡？”咏咏没关门边皱眉说：“等你呀！你怎么又搞到这么晚？”“咏咏！好、好女儿，不要生、生气！”美俐坐在沙发上，正用手去拉脚上的鞋，却连连抓空。

咏咏弯腰替她脱下鞋。“我才没生气呢！”“有！你一生、生气，眉毛就皱得像、像关公！”美俐夸张地皱紧眉头，并做出斗鸡眼状，表情十分滑稽。

“我才没那么难看呢！”咏咏忍不住噗嗤一笑。

美俐拍手笑道：“你笑了！哈哈！你终于笑了。其实你笑起来很、很好看，该多笑！”“多笑？我成天忙着照顾你和娃娃，我笑得出来吗？”美俐愧疚地伸手轻抚女儿的脸颊，柔声说道：“可、可怜的咏咏！都是我没用，没给、给你个好爸爸，又没办法让你过舒服的生活，反而每、每天从早忙到晚——”说着，忽然脸一绿，连忙以手蒙着口冲入浴室。

咏咏紧跟上去，只见她正对着洗手台干呕，咏咏连忙扶她坐在马桶上。

“我好难、难过！”美俐疲惫地嚷着。

咏咏连忙回身把毛巾打湿，替美俐擦脸，继而将她扶进卧室。

美俐躺在床上，忍不住呜咽起来。“我对、对不起你——”咏咏轻轻抱住她的头，柔声安抚着：“别这么说，这不是你的错。”“他们两个都、都不要孩子，说：要孩子就没、没有他，我说：你、你去死吧！我一个人也可、可以把孩子带大——我做到了，对不对？”“对！你做的很棒！”咏咏忽地感到一阵鼻酸。

“可、可是我好累，我真不想一、一个人扛这么重的担子，为、为什么没人能帮、帮我？”美俐眼眶潮红，似个无助的孩子。

咏咏轻拍她的背，安慰道：“妈，我会帮你。”美俐忽然推开她。“不！你、你也会离开的！”“放心，我不会离开你！”美俐猛摇头，眼泪成串滑落

脸庞。“不！每个我爱的人都走了！我什么都没有——没有——”“妈！你有我、有娃娃！”“你？”美俐看着女儿，忽然用力抱紧她。“不要走！咏咏，永远不要离、离开我！”咏咏含泪回抱母亲。“我不会离开你，永远不会离开你！”翌日早晨，戴着太阳眼镜的美俐正要出门上班，忽见绍群骑着脚踏车，一手拎着塑料袋，笑咪咪地停在她的车子旁边。

“早！苏小姐，还、还没吃早点吧？”他将塑料袋递到她面前，略微结巴地说：“我、我特地做了三、三明治——”话未说完，美俐已踩油门离去。

绍群一怔，随即追上去。“苏、苏小姐！”几分钟后，美俐在路口的红绿灯停下，忽然听见有人在敲车窗，她闻声回头，只见绍群骑着脚踏车，气喘吁吁地来到她的车旁，并举起手中的早点，脸上堆满了傻笑。

“苏、苏小姐——”美俐突然间觉得很有趣！她抬头看见红灯已转为绿灯，便踩下油门开走。

由后视镜中，她看见绍群正埋头踩脚踏车，同时不断挥手叫她，看他那副呆愣的模样，美俐突然兴起一股捉弄人的念头。

她立即加快速度，绍群和她的距离登时拉远了，但他不但不气馁，反而卯足了劲地追赶，看着他那副拼命三郎的模样，美俐露出恶作剧得逞的微笑，随即放慢车速。

绍群发现她的车速减缓，心中大喜，原已疲惫的情绪像充过电似的，立刻振奋起来。

他加速追着，眼见两人的距离愈来愈短，不料美俐又加速离去，绍群则咬牙猛追。

两人就这样一前一后的玩着追逐战。美俐玩性大起，忽然将车开往旁边的小山坡，绍群锲而不舍地追过去，但心有余而力不足，车子始终上不去，他不甘心地试了几次，脚踏车仍然一次又一次的往下滑。

美俐将车停在坡顶，并摇下车窗，当看戏一样趴在车窗上看着汗流浹背的绍群，笑得开心极了。待看够了，她才发动车子倒退向绍群。

绍群抬头，忽见美俐把车停在自己旁边，并笑眯眯地伸手接过挂在把手上的早点。

“谢啦！”美俐灿然一笑，旋即加足油门离去。

绍群愣了一下，倏地跳起来欢呼。“哇塞！太棒了！”他终于跨出第一步了！

然而，美俐却是动弹不得。自从摆脱掉绍群后，她才一进入街道，车立即被夹在车阵中，她急得猛打大哥大。

“陈董！我已经在路上了，马上就到，麻烦你等一下。好，待会儿见！”收线后，美俐见前车动了，连忙跟进，此时车子发出一阵怪声，接着是一阵剧烈震动。

“搞什么？拜托！千万别这时候抛锚！”才说着，车子就熄火了，她试着发动，但车子毫无反应。“噢！shit！”这时，后面的车子猛按着喇叭，美俐火大的伸出头骂道：“按什么按？没看到车子动不了？”她没骂边打电话。

忽然间，一辆高级房车停在她面前。

“苏小姐，有麻烦吗？”美俐回头，见是林伟明，并不加以理会，反而继续讲电话：“车在忠孝东路、光复北路口，你派人来拖好不好？”“坐我的车吧！”伟明说。

“不必了！我要等修车厂的人——”话未说完，伟明即接道：“不用！老石会等。上车吧！我送你。”“太麻烦了，不好意思。”她摇头拒绝。

“我心甘情愿的，有什么不好意思？请吧！”“不——”伟明吊儿郎当地调侃道：“苏小姐，你放心！光天化日，又是众目睽睽之下，我绝不会攻击你的。”“我没这个意思。”美俐顿时红了脸。

“那就请吧！”美俐犹豫了一下，终于还是上了车。

“上哪？”伟明问。

“X X路。”“约会？”美俐白他一眼。“我有必要向你报告吗？”伟明微微一笑。“没有，不过问问不要紧吧？”“问不问在你，答不答在我！”伟明笑道：“答得好！”好个倔强的苏美俐。“对了，想不想听音乐？自己挑。”美俐打开C D匣翻着，忽然眼一直，惊叫道：“‘阿根廷，别为我哭泣’？我一直抽不出时间去买。”“何必买？你就拿去吧！”美俐忍不住瞪了他一眼。“你又来了！真是死性不改。”伟明一怔，不明所以地问：“我又怎么了？”“哼！”美俐发出一声冷笑。“你又开始收买人心了！”伟明皱着眉，笑笑地问道：“我收买谁了？”“我！”“你？”他想了想。“你是说那张C D？美俐，你不会以为我送你一张才值几百元的C D，是想收买你吧？”“这不是多少钱的问题，而是你的态度问题。”“我的态度？”他不觉莞尔一笑。

“你好象认定每个人都想从你这儿得到什么，你一方面看不起他们，一方面又认为这是施恩于人，所以乐此不疲，不等人家开口就送、送、送！你以为这是大方？我倒觉得这叫财大气粗！”伟明一怔，继而苦笑道：“没想到我给你的印象这么差。”“对不起！我讲话比较直，不过你大可不必当回事。”此时伟明已在目的地停下车，美俐正打算开车门，却被他按住手。

“不！美俐，你说的全是实话，在我周围，这种人实在太少了。”美俐想也不想，立即回道：“人家不说真话，也许是怕你不爱听。”伟明微微一笑，直直地看着她。“你却专挑我不爱听的说。”“对呀！因为我无求于你，所以不必巴结你。”美俐直言不讳。

伟明突然注视着她，似要望进她的灵魂深处。“我喜欢你这样。”美俐一怔，故意借着转身开门以掩饰自己的不安。“我才不在乎你喜不喜欢，谢谢你的便车！”他的双眼似乎有种魔力，她差点就要沉入其中了。

他猛地拉住她的手。“等等！美俐——”“请叫我苏小姐！”她不满地皱眉。

“苏小姐，我希望你能经常对我说些我不爱听的话，好吗？”态度异常诚恳，完全不像林伟明的高傲作风。

“林先生，也许别人会很乐意，可是我一点兴趣也没有。谢啦！Bye！”语毕，她立刻跳下车，扬长而去。

伟明看她扭着腰走进“广源营造股份有限公司”的大厦，脸上不觉露出深思的神色。

他立即拿起手提电话拨通。

“老石？查查广源陈胖子和苏美俐有什么关系？要快！”收线后，伟明露出一抹胸有成竹的笑容，他知道苏美俐绝对斗不过他的！

在陈董的办公室里，陈董将两张签了名的委托书递给坐在对面的美俐。

“哪！行了吧！”美俐满意地说：“行！房子我一定会尽全力帮您卖个好价钱。”“我不缺钱用，卖高、卖低，根本无所谓。”陈董淡淡一笑，并点了一根雪茄。

美俐娇笑道：“您无所谓，不过事关我的佣金，我可不能不在乎。”陈董看了她一眼。“我听凤琴说，你急着用钱？”美俐笑而不答。陈董继续说道：“我有块地，约一甲多，卖了三年多，换过好几个中介，始终没卖掉。”

“您的意思是——”“我虽然才和你见过几次面，不过你给我的印象很特别，所以我想把地委托给你卖。”美俐欣喜不已，眉开眼笑的迎上前。“陈董——”“因为冲着你，价钱、条件都可以放宽一点，不过我只委托‘你’个人，不要公司参一脚，这样你的佣金就可以拿高一点；如果你卖掉了，不管买方如何，我这边就给你两百万佣金。”“两百万？”美俐杏眼圆睁，简直不敢相信。“太、太棒了！”陈董笑着打开抽屉，找出一个档案丢到美俐面前。“资料在这，你拿去看。”美俐将档案紧紧按在胸口，脸上浮现出充满希望的笑容。

办公室里，石特助边为伟明点烟，边报告：“苏美俐的事我已经叫人去查了，很快会有回音。”伟明点点头。“老头子走了？”“嗯！我刚送他上飞机，董事长这次会待一个月。”“才一个月？怎么不持久一点？”“这次董事长到瑞士医院做体检，顺便视察欧洲几间分公司的业务，一个月的时间是太赶了点，不过因为您和桑小姐的婚礼订在下个月十八日——”伟明忽地用力捶下桌子，喝道：“我说过我不要结婚！”“总经理，这次恐怕由不得您。”“哦？”伟明冷笑一声。

石特助正色说道：“董事长说，如果有必要的话，他会亲自把您绑起来，押上礼堂。”“他敢？”伟明再次愤怒地捶桌。

“总经理，董事长这么做其实完全是为林氏将来着想。您有没有想过，董事长为什么一定要您在下个月中结婚？”“我当然知道。下个月底要开股东大会，董事会要全面改选，他为了保住董事长的宝座，一定要抓稳桑家的股权。”“总经理果然英明，一猜就中，其实董事长老早就想把事业交给您，可是部份股东对您的花花公子形象有意见，所以希望藉这次婚姻来改变大家对您的印象。”“哼！我绝不为此理由牺牲我的人生！”伟明丝毫不肯妥协。

石特助好言劝着：“总经理，基于利益因素联姻，在上层社会是非常普遍、正常的，所以董事长给您一个月的时间作心理准备，让您练习当老板的第一步，所以在下个月十八日，请您务必勇敢、负责地扮演好新郎的角色。”伟明涨红脸，愤而将拳头撞在桌上。“去他的！我绝不受他摆布！他等着瞧好了！”俱乐部的经理室里，美俐半是不舍、半是兴奋的将一个牛皮纸袋放在桌上。“喏！

一百万！”坐在对面的凤琴眼睛一亮，立刻将钱拿出来数。“这里只有一百？还有一百万呢？”“放心！等我把陈董的别墅和地卖了，佣金到手，马上给你！”“是不是观音乡那块空地？”美俐点点头。“嗯！你也知道？”“怎么不知道？他那块地拖拖拉拉卖了好几年，不少人有兴趣，不过最后都没谈成，因为那块地被某个企业盯上了，其它人都动不了。”“谁那么厉害？”美俐颇为好奇。

“林氏集团的林伟明。”凤琴露出意味深长的一笑。

美俐一怔。“是他？”凤琴点点头。“陈董知道林氏要在那里设厂发展光纤，所以陈董就狮子大开口，价钱实在太离谱，林伟明用尽一切方法都杀不下来，最后他火了，决定另外找地。”“他找到了吗？”“这我就不清楚了，不过我可以帮你问问看，如果没有的话，你不妨去找他谈。”美俐嘟高嘴，不以为然地摇摇头。“我去找他？”“美俐，别傻了！不管林伟明曾经对你怎么样，那都是私事，你去找他，谈的是公事，有何不可？你可别因一时的意

气，白白丢掉几百万呀！”凤琴拍拍她的肩。

美俐感到有些犹豫。“可是我三番两次给他难堪，他八成气死我了。”
“哎哟！你以为人家和你一样小心眼，一点点小事气一辈子。”“什么小事？他侮辱我——”美俐不服。

“拜托！美俐，人家歉也道了，石特助也承认那是他的主意，你该释怀了。再说生意第一，看在那几百万佣金的份上，我要是你，就算厚着脸皮去巴结他，我也心甘情愿！”是吗？美俐沉吟，陷入了扶择的困境中。

刚进门的咏咏到处找不着娃娃的影子，她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，连忙冲进卧房找美俐。

“妈，娃娃呢？”美俐打了个呵欠。“可能去上厕所，还是躲在哪里玩，你到处找找嘛！”咏咏着急地说道：“我找遍了，都没有！难道是我出门的时候门没关好，她才跑出去？”美俐连忙翻身下床，质问：“你出去了？去哪？”
“我——我出门去买点东西。”美俐生气的叫道：“我明明叫你看着她，你怎么跑出去了？而且门也不关好，你姊姊是怎么当的！”咏咏自觉委屈，亦跟着回嘴：“你还说我？你不是在家，你怎么不知道？”“我——”美俐顿时为之语塞。“我睡着了呀！”“哼！睡觉难道不及看娃娃重要？”“你——”美俐快气炸了！但她强忍下来。“好了！现在不是怪来怪去的时候，赶快把娃娃找回来要紧！”说完即转身冲出去。

咏咏气愤的握紧双拳，亦随即跟出去。

“娃娃——娃娃——”美俐边找边叫。

咏咏对着美俐的背影喊道：“我往另一头找！”随即往反方向走，却见程平骑着摩托车迎面而来。

咏咏立即挥手大叫：“程平！快！娃娃不见了！”程平因而也加入了寻人的行列。

此时已是黄昏时分，美俐仍是满脸焦急的在大街小巷找着娃娃，并不断地向路边商家、小贩询问，人们均摇头表示没看见。

咏咏则坐在程平的摩托车上，边叫边找，偶尔还打开垃圾筒、下水道的盖子看看，亦是一无所获。

天色渐晚，程平与咏咏走到热带鱼店的落地窗前，咏咏忽然停下脚步，转忧为喜地望着里面。

此时美俐一脸疲累的从另一个方向走到咏咏面前，哽咽着问：“娃娃呢？娃娃找到了没？”咏咏微笑着用手指着落地窗，美俐转头一看，当下便松了一口气，露出欣喜的笑容。

只见绍群抱着已洗净脸的娃娃坐在柜台前画鱼，他不时在娃娃耳边轻语，指点她画画，像个慈祥的爸爸。

站在店外的美俐、咏咏和程平静静地看着这一幕，内心感动不已，彷彿他们看的是一幅温馨、平和及充满爱意的父女图。

为了表达谢意，美俐特地请绍群到家里吃饭。

此时，众人正高兴地围着餐桌吃饭，而桌上丰盛的菜肴则全是绍群的杰作。

美俐诚心地说：“曾先生，今天多亏你发现娃娃，而且又这么照顾她，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谢谢你！”绍群的脸微红。“苏、苏小姐，别这么说，我们都是邻居，本、本来就应该互相帮忙，而、而且我本来就很喜欢小、小孩子。”
“原本想请你吃顿饭，没想到却变成你在下厨。”美俐一方面佩服他的手艺，

一方面又有些不好意思。

“哪、哪里！随便弄弄，还合你们的口、口味吧？”“曾舅舅，实在太好吃了，改天我要好好向你学学。”咏咏赞不绝口，十足的佩服。

程平说：“咏咏，我舅舅的手艺是经过多年的单身生活才练就出来的，哪那么容易学得会？”美俐一听，不禁有些好奇。“曾先生，你难道都没有合适的对象吗？还是你有什么问题？”“我——”绍群一时不知如何启齿。

程平连忙接口澄清：“我舅舅才没有问题！本来他今年就要结婚了，谁知那个没良心的女人竟然跟别的男人跑了。”程平忽见舅舅低下头，一脸颓丧模样，才发现自己说错话了。

美俐一见气氛不对，连忙拿纸巾帮娃娃擦脸，技巧地转移话题。“娃娃，你怎么又吃成一副猫脸，下午的事妈咪还没骂你，你怎么可以一个人跑出去？”“娃娃要找姐姐。”“就算姐姐丢下你不管的溜出门，你也不能跟着跑出去，姐姐不在乎你的安危，妈咪可担心得很。”咏咏不悦地回了几句：“都是我丢下娃娃不管，一切都是我的错，当妈妈的都没有责任。”美俐瞪了她一眼。“原本就是你的错！”咏咏不甘示弱地回瞪她。“娃娃不见的时候，谁还在呼呼大睡，完全不管自己女儿的生死？”“我不管女儿的生死？”美俐激动的大声嚷嚷：“要是我不管的话，我就不必生下你整天来气我！”“都别说了！”绍群忽地大吼。

全场霎时一片寂静，美俐及咏咏愕然地看向绍群。

绍群正色说道：“娃娃走丢了，你们两个都有责任；娃娃小小年纪就没有父亲，你们是她唯一可以依靠的人，你们应该多花点时间来照顾她，给她更多的关怀，而不是彼此互踢皮球！”美俐与咏咏面面相觑，皆有愧颜。

“娃娃，妈对不起你！”美俐抱起娃娃，由衷说道。

咏咏则鼓起勇气对美俐说：“妈，是不该丢下娃娃不管，对不起。”

“不！妈也有不对。”美俐继而转向绍群，诚恳地说：“曾先生，谢谢你这么关心娃娃，我们以后会多加注意。”此时，一旁的程平悄声对绍群说：“舅，不错哟！威严十足，简直像是一家之主。”说完，还挤眉弄眼一番。

“妈咪，爸爸是不是就像曾舅舅这样？”娃娃突然出声问道。

众人一时之间不知该如何接话。在这尴尬的沉默中，绍群与美俐的目光突然交会，绍群的心顿时流过一阵强烈的电流，令他久久无法动弹。

程平与咏咏会心一笑，交换了一个神秘的眼神。

原本寄住在表姊家的秀芳，今日以被表姊夫性骚扰为由，硬是拎着行李投奔到程家来。

程平一脸不以为然地半躺在沙发上瞪着她，并开口询问绍群：“舅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女人说你答应让她住到这里来？”绍群为难不已。“这——”“舅！你是不是阿达拉？你知不知道她是谁？她是林秀芳耶！那个背叛你的女人！”

你还不赶她走？”秀芳一听，立即哭了出来，掩着脸就要往外冲。

绍群一把抓住她。“等等！秀芳！”继而转向程平。“程平，话不能这么说，恻隐之心人皆有之，就算不认识的人，我们都要帮了，何况秀芳是那么多年的朋友——”“你当她是朋友，她呢？当初她和别人跑掉的时候，脑子里有没有一秒钟想过你？”程平忿忿不平，真为绍群感到不值。

绍群无言以对地看向秀芳。

秀芳愧不可当地掩面哭泣。“我、我对不起你——”程平立即接口：“既

然知道，那你还有脸来找他？”“我、我是没脸——”她羞愧得拎起行李，作欲走状。“我走！我还是走——”说着，她哀叫一声，忽然捂住肚子蹲下来。

绍群惊叫：“秀芳！你怎么了？”秀芳登时两眼翻白，晕了过去，似乎再也听不见任何声音。

绍群和程平吓了一跳，旋即将她抬入卧室。

再睁开眼时，秀芳发现自己正躺在绍群的床上，她嘴角浮现出满意的笑容，然后故意呻吟一声。

绍群连忙凑过来，柔声道：“你醒了？觉得怎么样？”“我——”她欲起身，却被绍群按住。

“别起来，医生说你需要多休息。”“可是这是你的房间——”秀芳面有难色。

“放心！我和程平商量好了，你暂时先住在这儿，等找到合适的房子再搬。”秀芳看向程平，虚弱的说：“谢谢你！程平。”程平一脸不悦。“不必！我是冲着舅舅的面子勉强忍受你几天，你最好安份一点，否则——”绍群连忙拉住他。“好啦！程平！秀芳还很虚弱，你就饶了她吧！咱们出去，让她好好休息，走啊！”说完，硬是将程平拖了出去。

直到听见关门声，床上的秀芳才吁出一口气。她坐起来，脸上的虚弱之意霎时荡然无存，然后，她满意的四下看看，忽然看见床头柜上放着一张绍群的生活照。

她一手拿着照片，一手摸着肚子，喃喃低语：“放心！孩子，我一定会为你找个好爸爸，一定会！”神色坚定无比。

生命中一直拥有数不清的梦想与愿望。

5

办公室里，美俐指着桌上几张美丽的别墅照片，正口沫横飞地对客户推销房子。

“——您瞧瞧！这外观多特殊？是世界名建筑师贝聿铭设计的！贝聿铭您一定听说过吧？中正纪念堂就是他设计的！”客户有点怀疑地睇了她一眼。

“真的是贝大师的作品吗？屋主有没有证明文件啊？”美俐一怔，眼看谎言就要被识破了，连忙掩饰道：“哎哟！张先生，这种私人建筑哪会有什么建筑师证明文件呀？不过我可以给您看建筑师公会开列的结构安检证明，足以证明这间建筑不论在建材、设计方面全是最高品质。”“可是——”美俐不容对方多作考虑，立即接道：“还有，张先生您瞧瞧，这装潢多豪华？屋主特别到欧洲请了最著名的设计师来设计、监工，所有的家具全是欧洲进口的，您看这张床，听说是法王路易十六时代的古董耶！光这张床就值一百多万，听说全部家具至少值一千万，全部免费附送！”客户仍旧满脸怀疑。“既然那么昂贵，屋主怎么舍得送人？”“张先生！我不是说过了，屋主全家移民加拿大，打算把别墅连家具一起脱手，因为他们很有钱，所以不在乎价钱，售价才订得那么低。”“天下哪有那么好的事了我不信，我猜这房子八成有问

题，才会卖这么低的价钱，要不然，就是风水有问题！”美俐耐住性子，暗自叹口气。“张先生——”忽然间同事高声唤道：“美俐！有人找你！”美俐回头一看，只见绍群拎了袋热带鱼，正笑吟吟地朝自己走来。

“是你？曾先生，有什么事吗？”美俐略微不耐地说道。

“没事！我正好到隔壁拿鱼，顺便来看看你。”“可是我有客户在——”绍群识趣地退了一步，回头欲走。“那你忙，我先走了。”张先生却突然喊住他。“等一下！”随即追上绍群。

绍群停住脚步，张先生立刻上前抓住他拎着热带鱼的手细瞧一番。

“你这不是最稀罕的‘非洲金孔雀’吗？”张先生语带兴奋，直盯着鱼。

“是——吗？”“绝对是！我找这种鱼已经找了两年，可是就是弄不到手，现在终于——”张先生一脸渴望的神色，迫切地说：“你可不可以让给我？”绍群皱眉，显然有些为难。“这——”“不论多少钱都没关系！”“先生，我相信你很有钱，但这不是钱的问题。”客户不解。“那是什么？”“这鱼我要送给别人的。”“谁？告诉我，我去找他——”“不用找了，她就是苏小姐。”绍群指着美俐。

美俐一怔，险些掉了下巴。“我？”有没有搞错呀！

绍群诚心诚意的将鱼递给她。“苏小姐，请你笑纳！”“不！我不能收。”她连忙将鱼推回去。

“苏小姐，这代表我一点心意，你就赏个脸嘛！”“不！这么珍贵，我不能收！”“如果你们都不要，我要！”说着，客户便要去抢鱼。

于是三个人拉来扯去，突然间袋子破了，水花溅得三人满头满脸。

“幸好还活着。”绍群连忙拿起桌上的玻璃花瓶，将鱼放进去。

“好你的头！我这么重要的生意，这下全泡汤了。”美俐气结了。只见绍群一脸不知所措地抱着花瓶。这时，站在一旁的张先生终于出声了：“苏小姐，你把鱼让给我，别墅我就买了！”美俐顿时愣住了！她万万没想到竟这么容易就谈妥了。

真是爱鱼加痴的大怪人！但也因为这样，美俐才得以顺利卖出别墅。

签完合约、送走客户后，站在门口的美俐忍不住摇着绍群的手，开心地说：“曾先生！谢谢你帮我做成这么大的一笔生意，你真是我的财神爷！谢谢你！我真爱死你了！”她忽然抱住他的脖子，并亲了他一下。

绍群一怔，猛地红了脸。他摸着脸颊，嗫嚅得几乎说不出话来。

“我一定要好好谢谢你！今晚我请你吃饭——不！我们去喝酒、跳舞！今晚七点到我家接我，别忘啦！，B y e！”她作了个飞吻，随即钻进公司大门。

绍群愣愣地瞪着门，许久才回神。“跳舞？我和她？”他突然顿悟，旋即惊叫出声：“这是约会耶！哇！太、太帅了！哈哈——”他忍不住笑得手舞足蹈，开心极了。

人来人往的百货公司里，程平及咏咏拉着绍群走入服装部门。

绍群不情愿地低嚷：“程平！我的衣服够穿了，你拉我上这儿夹干嘛？”

“拜托！舅，你那些老古板衣服，八百年前就该送入博物馆了！你自己说说，多久没买新衣服了？”“衣服没破，何必买新的？”程平忍不住将绍群拉到穿衣镜前，指着镜中人说：“你告诉我，你看到什么？”绍群看着镜中的自己：一个穿著落伍、外表土气的人。他有点不自在地想避开镜子，却被程平按住。

“别走！舅，你总要诚实面对自己的！你仔细看看，自己够不够逊？够不够俗？”绍群羞愧得不知该如何回答。“我——我——”咏咏不平地斥道：“程平，你真毒！”而后将绍群拉离镜子，面对自己，上下打量着。“曾舅舅也许不够时髦、不够花俏，可是这也正代表了他纯朴的本色。”程平看着穿著向来保守、中性的她，微带讽刺地说：“咏咏，你说的是我舅舅？还是你自己？”“你——”她脸一绿，举手欲撞向程平，却被他抓住。

“你又来了，说不过就动手！”咏咏气得大嚷：“谁说不过？是你太无聊！干嘛扯到我头上？”“我说的是实话！你和舅舅真是一国的。你瞧瞧自己，明明胸是胸、腰是腰——”咏咏涨红脸，大吼：“大色狼！”程平毫不受影响，继续说道：“咏咏，咱们是好哥儿们，所以我才劝你，你不必因为反抗你妈，就故意丑化自己。”她气得都发抖了。“你胡说什么！”“咏咏，我胡不胡说，你心里有数。”程平难得正经的说。

“有数个屁！”咏咏恶狠狠地瞪着他，眼中似乎射出无数道飞刀，拳头亦随之挥出。

程平故意皱起鼻子。“好臭！好臭！”他倏地往后一跳，躲过咏咏一拳，然后抓起旁边一件性感的女装，比在咏咏身上。“咏咏，你如果心里真的没鬼，那就把这穿上，我敢打包票，一定会变成性感小猫！”咏咏推开他的手，不屑地说：“性你的头！色狼！我最恨你这种臭男生了！”程平揶揄道：“别忘了魏国安也是臭男生，你若想抓住他的心，还是多打扮、打扮自己吧！”“你胡说！他、他才不像你见色眼开呢！”“他不——”想到魏国安那个花心大萝卜，程平就有气。“咏咏，你真是天下第一大色盲！”“程——平——”她快气炸了。

“好了！好了！既然你执迷不悟，我也不必浪费口水，咱们今天是出来帮舅舅打扮的。”说着，他抓住躲在一旁的绍群。

“我不需要！”绍群连忙摇手。

程平正色地说道：“舅，你到底想不想给苏阿姨一个好印象嘛！”绍群脸微红，轻轻点头。“当、当然想啦！”“就是啦！你不想想，苏阿姨自己成天打扮得花枝招展的，难道她会看上一个土里呱叽的俗蛋吗？”“我——”绍群自卑地低头看看自己的穿著打扮。

“你以前在她面前每次都出糗，她对你的印象用膝盖想也猜得到有多逊！

好不容易她现在终于答应和你约会，你难道不想改头换面，让她刮目相看吗？”“我——”绍群有些泄气。“可、可是我长的就是这副土相，再打扮也——”咏咏皱皱眉打断他的话：“曾舅舅，你怎么这么妄自菲薄？”程平也附和道：“就是嘛！舅，你没听说过吗？人要衣装。你五官端正、四肢健全，哪点比人差？我敢说，只要经过我这个专家的指点，一定可以麻雀——不，乌鸦变孔雀的！走！”绍群就这样硬被程平和咏咏拉入男装部，大肆进行“装修门面”的工程。

伟明背着手站在办公室的落地窗前，他仰头看着窗外的天空，紧抿着嘴，勉强地听着父亲的训话。

“伟明！你聋了？还是哑了？我和你说话，你到底听进去没有？”林父愈说愈激动，伟明却依然动也不动地背对着他。

“该死的东西！”林父用力捶桌子，忽然剧烈地咳嗽起来，几乎站不稳。

石特助连忙上前扶住他，并让他坐下。“董事长，您别激动！坐！坐下来。”“你、你别以为这样就能把我气死！咳、咳！告诉你，我——我没看到

你娶桑云珍之前，绝对不会断气的！咳咳咳——”他不断地咳着，忽地两眼翻白，似乎昏倒了。

石特助紧张地大叫：“董事长！”伟明见状，立即跑到父亲身边，慌乱地拍打他的手背。“爸！爸！你怎么了？你——”林父忽然睁开眼，微弱地笑着。“你到底还是关心我的。”这只老狐狸！伟明因愤怒而瞪圆了双眼。“你——”“伟明，不论我做什么，全是为你好。”“为我好？哼！你为什么不肯承认这件婚事全是为了你自己的权力和地位？你到底有没有想过我为什么会反对这件婚事？”“还不是为了气我！”伟明看着父亲，眼底浮现悲哀的神色。父亲始终还是不了解他啊！他轻轻地摇头，语带失望地说：“爸，你的眼光真短浅。”语毕，他即转身走向大门。

站住！你刚才那些话到底什么意思？你最好给我说个清楚，否则——”“否则怎么样？”伟明冷哼一声，毫不畏惧地直视暴跳如雷的父亲。“骂我？打我？关我？爸，我不是小孩了，你那套不管用了！”“不管用？”林父猛地抓住伟明，狠狠地甩他一巴掌。

伟明抚着脸，瞪向父亲。“这最好是你最后一次动手！”语毕，即转身走向大门，背后却传来父亲的怒喝声：“十八日那天，你最好别搞什么失踪、缺席之类的花样，否则我就算拼了这条老命，也会找你算帐！”伟明脸上一阵痉挛，他忍下怒气，头也不回地说：“放心！那天，我一定到。”旋即大步迈出去。

月明星稀的夜里，程平一手拉着秀芳，一手拎着她的行李，气呼呼地将她往巷口拉去。

“我不走！我不走！”秀芳不断地挣扎。

程平气得大吼：“你讲不讲理？明明说好只住三天，现在三天到了，你怎么还赖着不走？”“程平，我知道你气我离开你舅舅——”“别往自己脸上贴金了，你离开舅舅，是他的福气！没有你，他才有机会找到更好的对象！”秀芳的脸色大变。“他已经有新对象了？”“当然！而且比你漂亮一百倍、能干一百倍！”“你骗人！”不，这不是真的，她的计画不会泡汤的，秀芳压根儿不愿相信。

程平正要回答时，忽见盛装打扮的美俐正朝自己走来，美俐身后则是因好奇而跟着过来的咏咏和娃娃。

程平忽然灵机一动，对秀芳说：“要不要看舅舅的新女友？哪！”他得意的朝美俐呶呶嘴。“那位就是！”秀芳眯眼看着明艳动人如橱窗模特儿的美俐，心中的妒火不由得熊熊烧起。

美俐走到他们面前，看着秀芳，仔奇地问程平：“这位是？”他掩饰地说：“一位同乡——”秀芳及时走上前向美俐伸出手。“你们好！我是曾绍群的未婚妻。”美俐和咏咏同时惊呼：“未婚妻？”程平连忙拉开秀芳，解释道：“你们别听她胡说，她才不是！”“我是！”秀芳骄傲地伸出右手，展现手指上的戒指。“你们瞧！这是他送给我的订婚戒指。”美俐一脸愕然地看着她，程平则忙着开口澄清：“你真不要脸！林秀芳，你和舅舅明明已经解除婚约，怎么又把戒指套上了？”“我和绍群没有解除婚约——”话未说完，即被程平打断：“对！你们并没‘正式’解约，你只是在婚礼前夕和别的男人跑了。”“怎么回事啊？”绍群的声音突然传来。

众人回头，只见绍群难得穿了一套剪裁合宜的黑色西装，手上捧着一束红玫瑰，正朝大伙走过来。

秀芳仿佛见着救星，立即扑入绍群的怀中。“绍群！我对不起你！”“你——”他愕然地退了一步。“怎么回事？”秀芳用力抱紧他，幽幽说道：“放心，我会做个好女人，好好补偿你，你别赶我走。”“我没有——”这女人到底在搞什么啊？绍群一头雾水。

“你不为我想，也该为我肚子里的孩子想——”“孩子？”美俐、咏咏异口同声喊道，随即以充满责备的目光看着绍群。

绍群急忙辩白：“不是我的！真的不是我的！秀芳，你告诉她们——”秀芳娇羞地低下头，小声说道：“你说不是就不是好了。”众人闻言都倒抽了一口气，而冷眼旁观的美俐始终觉得事有蹊跷。在她的印象中，绍群虽然呆头呆脑的，但他心地质朴，并不像是那种敢做不敢当、会推卸责任的男人。

绍群急忙推开她。“你、你别乱说！我们根本没有——”秀芳声泪俱下，紧紧地抱住他。“求求你！不要抛弃我！”“你、你放手！不、不要这样——”绍群急欲将她拉出自己的怀抱，在这一番拉扯下，绍群手中的玫瑰花几乎快被揉断了。

程平见秀芳愈来愈嚣张，赶忙上前拉开她。“放手！林秀芳！你别想吃定我舅舅。”简直是闹剧嘛！美俐见三人像孩子般纠缠成一团，忍不住上前劝道：“好了！好了！”

有话好好说，别这样拉拉扯扯，多难看！”秀芳一把抓住美俐，可怜兮兮地说：“这位小姐，咱们都是女人，你一定了解我的心——”“放心！我懂，我也是过来人。”美俐心软地拍拍她的手。

“你——”秀芳一怔，上下打量着美俐，不知她所指为何。

美俐毕竟是过来人，她不忍见秀芳遭遇到和自己相同的下场，便对绍群和程平说：“不管这位小姐和你们有过什么瓜葛，以她现在的情况来说，最需要有人作伴，你们就当做善事，让她留下来吧！”“不——”程平话未说完，就被绍群打断了。他深表同感地说：“对！苏、苏小姐说的对。程平，就让秀芳住下去吧！”秀芳一听，立刻眉开眼笑地上前拥住绍群。“谢谢你！绍群你真好，咱们回去——”绍群轻轻拨开她的手。“你先回去，我还有事。”语毕，即走向美俐，并递上玫瑰花，忽见玫瑰已被摧残的七零八落。

“哎呀！这、这——”绍群一怔，满脸尴尬地收回花束。

美俐却笑着接过花，并挽起他的手臂，大方地说：“没关系！走吧！”绍群大喜，十分庆幸今晚的约会没有被秀芳搞砸。他晕陶陶地挽着美俐走开，把满脸妒恨的秀芳抛在身后暗沉的夜色里。

灯光昏暗的舞厅中，迷离瑰丽的光影映照在狂舞的男女身上，自成一派绚烂的世界。

美俐忘情地随着音乐摆动身躯，舞姿惹火而好看，充满了成熟女人的魅力；但绍群却笨手笨脚的，不但经常撞到其它舞客，还引来不少白眼，他只好猛向人鞠躬、道歉。

一时半刻下来，他已急得满头大汗，形象颇为狼狈。

美俐发现他的窘状后，便领他步出舞池，柔声说：“出来玩就要开开心心的嘛！你别一副如临大敌的样子，放轻松！”绍群一脸歉然。“我、我是想啊！可是不知怎么搞的，身、身体就是不听大脑指挥，硬、硬得像根棍子！”美俐听了，忽然噗嗤而笑。“曾先生，没想到你外表老实，居然也会说‘有色笑话’？”“啊？”绍群先是一阵茫然，想通后，便忙不迭地摇头、挥手。“不！”

不！我绝、绝对没有那意思——”“好了！别紧张了，我是逗你的。”美俐暗自叹口气，半是讽刺地说：“我当然知道你没有那种幽默感。”“对！对！苏、苏小姐，你真了解我。”绍群如释重负地说道。

美俐忍不住又笑出来。她无奈地摇摇头，虽然眼前的绍群和她以前所交往过的男人十分不一样，既不能引燃她的热情，也无法让她的心绪为之起伏，却隐约让她感应到了某种罕见的平和，那是一股前所未见的安定、踏实的力她啜口酒，忽然问道：“曾先生，你那位未婚妻——”正在饮酒的绍群忽然一口将酒喷到美俐身上，她慌忙跳起来，脚却往前一滑——“哎呀！对、对不起！”绍群连忙起身扶住美俐，不料却踩到旁边男客脚。

“哎哟！”男客怒吼一声，旋即用力推开绍群。

“对——”绍群脚下一个跟跄，便一屁股坐在旁边一位女客身上。

女客吓得尖叫：“哎哟！干什么！”“对、对不起！”绍群欲爬起，不料手一滑，按到了女客的胸部。

“色狼！”女客尖叫一声，用力打了他一巴掌。

“我——”绍群百口莫辩，狼狈地捂着脸。

此时，男客一把揪住他的领带，伸手欲打他。“混蛋！敢吃豆腐？打死你！”美俐见情况不对，急忙上前拉住男客。“对不起！先生，误会啦！”“不行！不能这样就算！”男客仍紧抓着绍群不放，忽然间肩膀被人拍了一下。

“陈经理，好久不见啊！”伟明正挽着一名妙龄女子，笑吟吟地走过来，石特助则随行在后。

美俐倒抽口气，一脸惊讶地看着伟明，后者则对她微微一笑，神情暧昧而复杂。

“林总，你也在这儿？”男客说。

伟明指指绍群，应道：“嗯，和朋友来玩。”美俐及绍群闻言都睁大了眼睛。

男客上下打量着绍群。“这位是你朋友？”“嗯！他多喝了两杯，如果有冒犯的地方，请多多包涵。”伟明停顿了一下，继续说道：“陈经理，给个面子吧？”男客沉吟半晌。“既然林总开口，还有什么话说？好！”随即松开绍群。

“饶了你这次！”“谢啦！陈经理。这桌的帐算我的。”男客眉开眼笑地：“那怎么好意思？”“欸！你给了我这么大的面子，这点心意你可千万要赏脸呀！”“那——谢啦！”男客拍拍伟明的肩，满脸笑意。

伟明也豪迈地拍拍男客的肩，并回头对美俐一笑。

事后，为了答谢伟明出手解危，美俐邀了他们三人到贵宾房中小酌一番；也唯有如此，她才可以不欠林伟明那撒旦任何人情。

石特助谄媚地说：“总经理，还是您罩得住，一出马就把事情摆平了，漂亮！”伟明微微一笑。“欸，举手之劳而已，没什么。”同行的女子珍妮立即接道：“哎哟！伟明，话不能这么说，同样一举手，有人不但成事不足，反而败事有余！”说着，她刻意瞟了绍群一眼，而后格格笑了起来。

美俐瞪了她一眼，绍群则垂头丧气地向伟明拱手道谢：“林先生，谢谢你，要不是你，我就糗大了。”伟明啜口酒，淡淡地说：“不必谢我，我这么做纯粹是为了美俐。你是她的男伴，你出糗，她也不好受。”绍群一听，内心更加愧疚了。他转向美俐，结结巴巴地说：“对、对不起！苏、苏小姐，我、我实在——”美俐拍拍他的手，柔声说：“没关系，我知道你不是故意

的。”伟明看着美俐放在绍群手上的手，忽觉内心一阵抽痛。他展开一抹僵硬的笑容，略带酸意地说：“曾先生，你真幸运，有位这么体贴你的女朋友。”绍群一怔，正要反驳时，却被美俐打断。她故意紧紧握住他的手，嗲声说：“绍群，其实我才幸运呢！像你这么老实、可靠的好男人实在不多了！”说得绍群脸都红了。

伟明径自低头喝闷酒，这一切石特助都看在眼里，他忍不住开口讽刺：“苏小姐，没想到你的品味这么奇怪！”美俐皱眉，不解地问：“怪？有什么怪？”“一般女人都比较喜欢浪漫、富有的男人，你却单单挑一个既沉闷又呆板的对象——”“你——你知道什么？”美俐有些气愤。“曾先生或许不够浪漫、不够风趣，但他却十分实在、可靠！”伟明闻言，不禁笑出声来。这女人未免太天真了吧！

美俐瞪了他一眼。“你笑什么？”伟明敛起笑意，凑近她，不怀好意地调侃着：“对不起！美俐，我听你左一句可靠、右一句安全感的，我简直弄不清你到底是在选情人？还是在挑安全帽？”众人皆哄堂大笑，唯独美俐咬紧牙根，淡淡地反讽道：“对女人而言，情人就好象安全帽，既要美观，更要实在、安全！”“不！我不同意！”珍妮突然出声。

伟明扬眉笑问：“哦？你有什么高见？”“我的白马王子就要像你，伟明！”她抱紧伟明的手臂，嗲声说道：“又温柔、又浪漫、又英俊、又——”美俐故意学着她那嗲死人不偿命的声音，讽刺道：“又花心、又自大！”“你怎么这么说伟明？”她怀疑地看着美俐。“你和他到底有什么关系？”“我们什么关系也没有！这位小姐，你大可放心——不！我觉得你该小心点，千万别被他英俊、潇洒的外表和甜言蜜语的口才给蒙蔽，这种男人绝不可靠！”珍妮满脸困惑地看着伟明。“伟明，难道你骗过她？不然她怎么这么恨你？”伟明若有所思地看着美俐，不语。

石特助讪讪地开口：“总经理才没骗过苏小姐，不过看起来苏小姐一定上过别的男人的当——”石特助话声甫落，衣领已被愤怒的绍群用力抓住。“你——你立刻向苏小姐道歉！”“道什么歉？我只是——”伟明打断他的话，厉色命令：“闭嘴！老石！”继而转向美俐。“美俐，我为老石的无礼道歉。”“不必了！”美俐的语气无比冰冷。“林总经理，石特助不过是狗仗人势，我怎么会和他一般见识？”绍群闻言，乐得鼓掌大笑。“痛、痛快！苏小姐，来！我敬你！”“不，我喝够了，也累了，我要回去了！”“我送你！”伟明起身欲扶住微醺的美俐，却被绍群拦住。

他挡在伟明和美俐之间。“不！苏小姐是我的女伴，我会送！”伟明一怔，无言以对。

美俐昂起头，优雅地挽着绍群离去。“绍群，咱们走吧！”伟明抿紧嘴角，望着两人相扶离去的背影，脸色倏地转为阴郁暗沉。他绝不会放过苏美俐的！他发誓。

离开舞厅时已是深夜，绍群招了辆出租车，和美俐一起坐在后座。

此时，已呈微醺状态的美俐正把头靠在绍群的肩上打瞌睡。他看着身边脸色潮红，美得似天使的女人，忍不住将手伸到她脑后，轻轻揽住她的肩膀。

他多希望她能永远慢睡在自己的怀中啊！

他心甘情愿地提供自己的肩膀予她，动也不敢动，就怕惊醒了她；尽管肩膀有些酸疼，但他的脸上却露出了幸福的微笑。

忽然间车子停了下来。“先生，到了！”绍群本想叫醒她，但见她睡得香甜，又不忍心破坏她的好梦。他沉吟半晌，终于说：“司机大哥，麻烦你继续开。”司机有些诧异。“去哪？”“随便！”他看着怀中的佳人，轻声说道。

“开就开，反正你花钱！”车子渐渐驶进夜色里，然而对绍群来说，前方的路却灿亮如星是的，不管未来如何黑暗，星星总会照亮夜色的，不是吗？翌日早晨，苏家客厅里。当咏咏将一盘焦黑的荷包蛋端上桌时，周围立刻响起一阵呻吟声。

娃娃咬了一口，立刻吐出来。“好难吃！我要吃蛋糕！曾舅舅答应今天做蛋糕——他怎么不来？”程平上前安抚她：“舅舅昨晚睡晚了，起不来了。”他指着盘子说：“你还是吃这个吧！”才说着，绍群就拎着纸盒走进来了。

“舅，你可起来了！你忘了答应娃娃的——”绍群笑着抢白：“蛋糕？我怎么会忘？瞧！这是什么？”他将纸盒放在桌上，随即掀开盒盖，一个水蜜桃派赫然出现在众人面前。

“好棒！”咏咏及娃娃忍不住拍手欢呼。

此时，卧房门口忽地传来一阵咕啾声——“你们在干嘛呀！一大早，吵死人！”众人回头，只见美俐穿著睡袍，睡眼惺忪地打着呵欠。绍群难得见到她如此娇嗔的模样，简直是看呆了。

娃娃兴奋地指着餐桌，叫道：“妈！派！派！”美俐慵懒地走近餐桌，乍见桌上的水蜜桃派，双眼顿时为之一亮。“好香的派！哪来的？”“曾舅舅做的！”咏咏说。美俐怀疑的看着绍群。“你做的？”绍群呆呆地看着她，一时忘了回话。程平见状，便在背后顶他一下，提醒道：“舅！”

苏阿姨在跟你说话。”“啊？什么？”绍群倏然惊醒。

美俐忍住笑，问道：“我问你怎么起得来做派？咱们昨晚不是快三点才回家？”绍群的脸上堆满了笑容。“三、三点十、十二分。”“你记得这么清楚？”美俐奇怪的看他一眼。

“我、我这一辈子都、都会记得昨晚。”闻言，一旁的程平和咏咏相互交换了个欣喜的眼神。

美俐扬眉，仍是一脸怀疑。“昨晚？被林伟明和那个狗腿子搅和得乌烟瘴气的，有什么好记的？”“我、我是说后、后来你在车上打了个瞌睡——”“我太累了！”美俐低下头，有点不太好意思。“对了，我会不会打呼？”绍群连忙摇头。“不、不会！你、你的睡姿好美！”“神经！”美俐不解风情地白了他一眼。“打瞌睡还有什么美不美的？曾先生，你还真有点奇怪呢！”被她这么一说，绍群的脸不禁微微泛红。“我——”美俐忽然抬头看钟，随即尖叫道：“哎哟！快八点了！我八点半要开会，还要送娃娃，偏偏车子还在修车厂，我会赶死的！”“没关系，娃娃我、我送。”绍群说。

美俐一怔，忽然跳上前抱住他。“太棒了！绍群，你真是天降福星！谢谢你！我去洗脸——”说完，已一阵风似地冲向浴室。

绍群晕陶陶地呆立在原处，看着浴室门，脸上又露出那抹幸福的傻笑。

“曾舅舅！”一旁的娃娃忽然拉住绍群的衣角。

绍群低头看她，只见娃娃一脸严肃地问了一句他永难忘怀的话：“你猜，我妈是不是有点喜欢你？”一旁的程平和咏咏，再次互使眼色，露出会心的微笑。啊！他们离幸福愈来愈近了！

清晨，天色微明。刚送完报纸欲回家的咏咏，忽然被程平拦住。

“什么事？”她看程平一脸神秘，顿时领悟。“信呢？快拿来！”“谁说有

信？”程平存心调侃她。

“你别耍我！我早算好了，我三天前回的信，按理今天该有信的。”“咦？你这么有把握他一定会回信？”咏咏一怔。“他为什么不回？除非他病了，还是有事——”她脸色突然转为担忧。

“也许他觉得写信很无聊、很没趣！”见她为那家伙担心受怕的模样，他就更想逗她。

咏咏心急地反驳：“他才不会！你少乱说！”“为什么不会？现在都什么时代了？电话、传真、E - M a i l方便得很，谁还那么老土去写信！”“可是当初是他提议的——”她有些惶然。

“s h i t！哪个笨蛋出的馊主意？”咏咏皱眉，脸色一正，斥道：“程平，虽然我们是好哥们，可是你也不能批评我的笔友！”“你的笔友？”程平咬牙切齿地。“咏咏，你知不知道他其实是——”“其实是什么？”程平颓然叹口气，终究不忍心告诉她真相。“没什么！”咏咏满脸困惑地看着他。“程平，你最近怎么搞的？老说些奇奇怪怪的话？你该不会嫉妒魏国安吧？”程平顿时睁大了眼睛。“嫉妒他？哈！他那个大花炮！精肉男！自恋狂——”咏咏忽然大笑出声，像只得意的狐狸。

程平瞪了她一眼。“你笑什么？”“还说你不嫉妒他？你自己听听，多酸啊？哈哈！”即使嫉妒，那也是因为你啊！程平忽地沉默下来。

咏咏拍拍他的肩，安慰道：“别自卑，程平，就算你没他英俊、没他强壮，但在我眼中，一样可爱。”程平的心跳登时快了两拍。“哪！”他由口袋拿出一封信交给她。

“你哟！”咏咏惊喜的瞪了他一眼。

“等一下！还有——”说着，他返身由门后拿出一个包装精美的礼盒。“这也是他送的。”咏咏杏眼圆睁，不敢相信的轻嚷：“给我的？是什么？”“你看了信就知道！快拿回去看呀！”程平推着她。

咏咏咧嘴而笑，随即捧着信和礼盒，快步跑回家。

每见她因魏国安而高兴一分，他的心就低沉一分。望着她雀跃的背影，他发现自己内心的矛盾愈来愈深了。究竟这样帮她，是对？还是错？咏咏回到自己的房间后，便迅速读完信，并将礼盒打开——里面是一件式样大方、性感时髦的连身洋装。

她以近乎敬畏的神色看着洋装，然后用两手拎起肩带，深吸了口气站在镜子前，将洋装贴在身上比着。她忍不住回想起信的内容——“……我也说不出为什么，当我第一眼看到这件衣服时，脑海中立刻浮现出你的影子。也许因为我始终相信在你帅气的外表下，隐藏了一种最细致、婉约的气质。可不可以有那么一天，好象破蛹的蝴蝶，你在阳光下鼓动缤纷的舞翼，高飞、高飞……”咏咏抚摸着衣服，嘴角不自觉浮现了一抹恍惚的微笑，那是对未来幸福的憧憬。

隔天，她便迫不及待地穿著新洋装去上学。

走在校园内，她不时听到男同学对她吹口哨，而女同学们则三三两两的在背后指指点点。

咏咏感到有点困窘，她不断拉扯裙角，并用书本遮住胸口，快步向教室走去。

忽然间，她又听见了口哨声。咏咏生气地回头，正要朝对方开骂时，却怔住了！

只见不远处，国安正以欣羡的目光打量着她；见她回头，他立刻展开那灿如阳光的笑容，挥手打招呼。

“嗨！”他看着她，仿佛世界上只有他俩存在。

咏咏的心脏快停止跳动了！老天！他……终于注意到我了！

国安正打算走过来，忽然从他身后冒出一个女孩。

“国安，陪我上图书馆，走啦！”女孩硬拉走他。

国安耸耸肩，对咏咏微微一笑，随即和女孩离去。冷不防地，那女孩突然回头投给咏咏一道怨毒的目光。

咏咏一怔，而后大笑出声。

“哇——”她突然把书本往天上一抛，跳起来大叫。

一切显得如此欢愉而美好，充满了希望。她和她的白马王子终于要有进一步的接触了！她衷心期盼那一天早日到来。

双子座女人的自信，常让别的女人咬牙切齿。

6

程家客厅今天异常的热闹，绍群、咏咏及程平一边吃炸鸡、喝可乐，一边兴高采烈地引吭高歌，仿佛连空气都感染到了他们的愉悦气氛。

“咏咏，你干杯！”程平笑着起哄。

“为什么？”咏咏不解地看着他。

“因为你今天终于如愿以偿，得到魏国安的注意了！”咏咏闻言，害羞地低下头，嘴角不由自主地浮现一抹幸福的微笑。

程平见到她那副沉醉在爱河中的娇羞模样，妒意不觉浮上心头。将一切看在眼中的绍群，忍不住开口说：“说到这个，咏咏你得好好的谢谢程平，要不是他的苦心妙计，你哪可能——”眼看绍群就要说溜嘴了，程平连忙撞了他一下，丢给他警告的一眼。“舅！”咏咏见他俩眉来眼去的，心底顿生疑云。“妙计？什么妙计？”“没有哦！我是说他居中替你们传信、拉线，实在很辛苦。”绍群连忙改口。

“是啊！程平，你真够意思。”咏咏笑着举杯。“谢啦！”程平低头苦笑，脸上闪过一抹不易察觉的郁悒。“谢我什么？我不过跑跑腿而已，其实打动魏国安的，还是靠你的天生丽质。你早听我的话，好好打扮——”“拜托！你明知魏国安才不是光看中我的外表呢！”“他——”程平无奈地耸耸肩。“不过你不能否认你今天这番打扮真的令他为之惊艳吧？”咏咏低头，微笑不语。

“所以啰！听我的准没错。”程平得意地喝了口饮料，随即转向绍群。“舅，你也一样！”“怎么又扯到我头上？”绍群满脸无辜。

“你追了苏阿姨那么久，一垒都上不了，太逊了吧？”绍群语带沮丧：“我真的已经使出全力了。”“哎哟！舅，就你那几招啊？真不必了！来来来！还是让我传授你几下绝招，包你很快就能上垒，甚至‘红不让’！”绍群睁大了眼，迫不及待地凑近程平。“什么招？快说来听听！”只见程平等三人起劲地凑在一起低语，既是比手画脚，又互拍肩膀的，热闹非凡；偶尔还会听见程平以专家的口吻下结论：“女人呀！多半神经细条、心肠软，所以对待女人

要温柔、多情，像宝贝样的小心呵护，一定能打动她们的心……”绍群牢牢记住程平所传授的绝招，此时他正站在美俐每日必经的街道上，等待佳人出现。

不一会儿，他果然看见美俐拿着红纸写成的售屋广告牌，想要挂到电线杆上去，但垫起脚尖仍不够高，她努力试了几次，但都失败了。忽地，身后有人用力抱住她的腰往上一举，美俐一惊，连忙回头，只见绍群咧开了嘴，正笑嘻嘻地抱着她。

“挂吧！”绍群说。

美俐欣然而笑。“谢谢！”挂好广告牌后，她跳下来，却见绍群僵直着手臂，似乎酸得难以动弹，她连忙上前帮他按摩手臂。

“不好意思，你真好！”美俐感动不已，内心仿佛淌过一道暖流，令她感到无比的温暖、安适。

绍群一径陶醉在她如花的笑容和诱人的发香中，傻笑着说不出话来。而不远处的巷弄中，秀芳正一脸妒意地看着状甚亲密的两人。

翌日夜晚，美俐正在办公室打计算机，忽地电话声响起。

美俐接起听筒。“喂，住商房屋！”“苏小姐，明晚有空吗？”彼端传来石特助谄媚的声音。

“怎么？石特助，该不会是贵总经理又想见我吧？”美俐的语气异常淡漠。“苏小姐真是冰雪聪明，一猜就中！可以吗？”“不可以！”美俐气呼呼地挂上电话，继续回头去打计算机。“真是无聊！”

须臾，传来一阵敲门声。美俐转头，见绍群站在玻璃门外，便起身去开门。

“你怎么来了？”“我听咏咏说你一加班就忘记吃饭，这怎么行？所以我煨了你最喜欢的鸡汤面！”说着，他举起手中的三层便当盒放在桌上，并打开盒盖，霎时，空气中弥漫着一种食物的香味。

美俐不由自主地吞口口水，忽闻肚子咕噜的响起来，她一脸尴尬，连忙用手按住肚子。

绍群微微一笑。“快趁热吃吧！”他细心的从口袋中掏出一条折叠过的餐巾打开，里面竟是一双筷子。“放心！全都消过毒的。”美俐感动地接过筷子。“你真周到！”“吃吃看，对不对味？”绍群细心地将三层便当分开，里面不但有青菜、有面，还有汤。

美俐连忙吃一口。“太棒了！”她闭上眼，一脸陶醉状。

“那你多吃点！”绍群笑道，觉得看她吃东西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事。

“这么多，我一个人哪吃得了？你也吃一点！”“不——”绍群还来不及拒绝，美俐已将面挟送到他的嘴边，他迟疑了一下，还是让美俐喂他吃下，气氛温馨而浪漫。

窗外的程平和咏咏见了，忍不住相视而笑，并互相击掌，以示庆祝。这是一个特别的夜晚，空气中处处飘散着蛋糕的奶油香和玫瑰花香；苏家的客厅中则放满了彩色气球，还有一条写着“生日快乐”的长彩带。

咏咏和娃娃一左一右上前抱住美俐，并亲吻她的双颊。

“妈，祝你青春永驻！”咏咏笑着送上礼物。

娃娃则指着桌上的蛋糕说：“妈，蛋糕是我和曾舅舅一起做的，你一定要全部吃完哟！”美俐双眸泛着泪光，感动得几乎说不出话来。“好！谢谢你们！”她不禁上前抱住两个女儿。

“不！要谢谢曾舅舅，这全是他准备的！”咏咏说。

美俐感动地望着绍群，这还是第一次有人这么用心的为她庆祝生日呢！绍群傻兮兮地摸着头。“生、生日快乐！苏小姐。”美俐想张口说些什么，忽然眼中涌上泪水，说不出话来了。

“对不起！”她匆匆丢下这句话，旋即冲出大门。

“妈——”咏咏和娃娃同时惊叫，随之欲追上去，但被程平拉住。

“舅！快追上去呀！”程平转头推了绍群一下。

“噢！”绍群一怔，随即领悟过来，并连忙跑出去。

几分钟后，绍群在阳台上发现美俐正坐在躺椅上，她双手抱膝，下巴抵在膝盖上，像个小孩似的瞪着万家灯火，眼中含着泪水。

她想伸手拭泪，忽然间有一条手帕递到她面前，她抬头，赫然看见绍群蹲在她的椅子旁边。

“对、对不起，我原想让你开心的，不料却惹得你难过。”绍群既关心又惶恐地说着。

美俐含泪笑道：“不！我很开心，真的很开心。”“可是你哭了。”绍群不解地看着她梨花带泪的容颜，感到十分心疼。

“那是快乐的泪水，我长这么大，从来没有人这么慎重其事的为我庆祝过生日。”“不会吧？”他有些愕然。

美俐的神情忽而转为落寞。“我妈死的早，爸爸又严肃、又古板，对我总是板着脸说教，连笑都很少笑一下，更别提抱我、哄我了。有一次，我参加朋友的生日宴会，看到她腻在她爸爸怀中撒娇的样子，好生气，就偷偷用剪刀剪破她的新衣服……”一提及往事，她不由哽咽得说不出话来。

绍群心疼地抱住她。“美俐——”美俐抬起头，含泪看着他。“我是不是很坏？”“不！你不坏！”他更用力抱紧她。“你是最好的！最好的！”美俐忍不住偎在他的怀中，仿佛那是一个温暖、可靠的港湾，仿佛那里可以收藏她所有的悲伤……绍群无言地抱着她，轻轻摇着，仿佛在呵护一个受伤的孩子。此刻，他感觉到自己距离幸福是如此的近。

为苏美俐母女三人做早餐几乎成了绍群每天早上的例行公事。今天，吃完早餐后，母女三人上班的上班，上学的上学，苏家顿时变得空荡荡的，绍群眼见客厅凌乱不堪，便自愿留下来打扫。

铃——铃——忽闻电话铃响，绍群连忙去接听。“喂？——是——她不在——”他的语气突地转为惊愕：“她爸爸？”挂掉电话后，他依着护士的指示，迅速赶往位于郊区的安养院。

到达后，绍群随着一名护士，匆匆走向苏父的病房。

护士指着狂叫、失控的苏父说：“他每星期至少发作两次，就是这样又吼又叫的，闹得全部的人都不安宁，只有他女儿才安抚得了他。”“苏小姐在忙，我替她来。”绍群说。

护士摇摇头。“他不认得你，不知行不行？”“好歹试试吧！”说着，他即走上前，只见一名看护抱住苏父，另一名正要替他打针。

“谋杀——不！”苏父挥舞着双臂，用力挣扎着。

“乖！静一静，打一针就好了！”看护劝告着。

“不——不——”苏父露出恐怖的表情，狂叫不已。

“住手！”绍群喝道，随即抱住苏父，双方经过一阵拉扯，绍群好不容易才按住他。

苏父忽然哭出来。“不打针！不要打针！”“好！不打针、不打针！”绍群轻轻拍抚他的背。“别怕，美俐马上来，乖。”过了许久，苏父终于慢慢安静下来，但绍群仍然继续抱着他，并不时的在他耳边低语。

“白、白兔！我要白兔！”苏父突然说道。

绍群一脸困惑地看着护士，不明白苏父在说些什么。

护士想了想，才说：“好象他女儿每次都会用手帕叠成小白兔，说故事给他听，你会吗？”“叠白兔？”绍群掏出手帕绑成白兔状。“是这样吗？”苏父一见，笑呵呵地拍手叫道：“白兔！美俐！”绍群立刻把手帕交给他。苏父一边玩弄着，一边唱起歌来：“小白兔乖乖……把门打开……”绍群一听，连忙跟着唱和，并对护士使眼色。“唱！大家唱！”霎时，病房中全充斥着荒腔走板的混声合唱。

绍群突然看到墙角有台旧风琴，他眼睛一亮，立刻走向它，奏起“小白兔歌”。眼看苏父愈唱愈开心，他也愈弹愈起劲。

咖啡厅中，美俐正口沫横飞地对着风琴描述那笔做成的生意。

“……当塑料袋破掉，水洒了客户一身的时候，我的心跳差点也停止了，我想：完了！这下生意非完蛋不可，没想到——”风琴不耐地接腔：“没想到碰到个神经病，不但不生气，还让你赚了近八十万的佣金！小姐，你已经说过三遍了，我都会背了！”“我忍不住嘛！太过瘾了，八十万耶！等办好过户，下个月发薪水时，我就可以把钱给你了。”风琴皱眉叫道：“下个月？美俐！你有没有弄错？我明明告诉你这个星期以内就要！”“可是公司规定——”美俐面有难色。

“你不会先借呀？”“小姐！八十万耶！公司怎么可能先借？何况客户等全部手续完成才会把钱付清，我们才会拿到佣金。”“这么说，万一他半途改变主意，还是出了什么事，那交易不就泡汤了？”美俐瞪了她一眼。“呸！你少乌鸦嘴！”“美俐，一个月实在太久了，我真的没办法等。”“那怎么办？”美俐也开始着急了。

“另外想办法呀！你不是还有一块地——”美俐叹了口气，一脸沮丧地说：“你明知道那块地只有林伟明会买，可是我三番两吹拒绝他，他一定不会理我了。”忽地传来一阵熟悉的男声——“那可不一定！”美俐回头一看，赫然看见林伟明站在身后。

“凤琴！你又出卖我！”她转头瞪视凤琴。

“小姐，我是在帮你！好了，我有事先走一步，你们好好谈谈。”语毕，凤琴即匆匆起身离去。

“凤——”美俐起身欲追，却被伟明按住。

他凑近美俐耳边低语：“美俐，你难道不想赚那两百万吗？”美俐怀疑的看了他一眼。“你到底有什么阴谋？”伟明失笑道：“你为什么认定我有阴谋？”“我和你非亲非故，两百万更不是笔小数目，你会没有任何条件的让我赚？我不信！”“啧啧，美俐，你怎么对人性这么没信心？”她斜睨他一眼，冷笑道：“林大总经理，不是我对人性没信心，只是我不相信天下有白吃的午餐。”伟明朗声大笑。“说得好！天下的确没有白吃的午餐。”“所以你的确是有条件的。”伟明点头，以莫测高深的目光看着她。

“什么条件？”美俐好奇地问。

“我要你陪我一天。”太侮辱人了嘛！“你真是混——”美俐气得想挥拳打人，手却被伟明握住。

“住嘴！不许侮辱我！”伟明厉声道。

美俐使尽力气甩开他的手。“我侮辱你？是你侮辱我！”“以两百万换你一天是侮辱？”伟明摇摇头。“我不认为。”美俐咬牙反问：“那你认为是什么？”“交易！纯粹只是一笔交易而已。美俐，你是个成功的 sales，不妨仔细核计一下，划不划算？”“不必——”她话未说完，即被伟明打断。“别冲动！美俐，我给你三天的时间考虑。”“我现在就可以答复你——”伟明笑着拍拍她的手，自信满满地说：“美俐，心急喝粥可是会烫到嘴的，你还是给自己一点时间吧！”美俐看着窗外，陷入了长长的沉思中。

刚进家门的美俐拾起地上的一封信，信封上 U C L A 的字样，美俐一见，立刻双眉蹙紧。天哪！该不会是咏咏的吧？她二话不说，当下便冲进咏咏的卧房。

“这是什么意思？你说！”美俐铁青着脸，将信丢到咏咏的脸上。

咏咏连忙拾起信，一看，连她也愣住了。

“说呀！”美俐气冲冲地，像座活火山。

咏咏迅速将信藏到身后。“没什么啦！外国杂志的广告——”“放你的屁！”美俐怒斥。“你欺负我看不懂英文是不是？告诉你，我虽然学历不高，不过至少还知道 U C L A 是美国南加州大学的简称，而这封信，是他们的入学许可通知，对不对？”咏咏诧异地瞪大双眼。“你——你怎么知道？”“咏咏，你是我生的，我还不了解你？你从小就口口声声说要留学，这几年，虽然嘴巴上不再提这事了，但是私下，你一直在偷偷补什么托福、GRE 的，还托程平的家人替你申请学校……”咏咏恍然大悟，继而惊呼出声：“是程妈妈告诉你的？她明明答应我保密，怎么不守信用？真过分！”“你才过分！自己不说也就罢了，居然还联合外人瞒着我！你难道忘了自己说过，永远不离开我的？”美俐悲愤交加。

咏咏诚挚地说：“妈，我没忘，而且我也绝不会离开你或娃娃。”“说的好听！”美俐压根儿不相信她的话。“那这封信是干什么？好玩的？”“我当初真的只是试一下，根本没把握，谁知道居然就通过了。”咏咏低下头，感到有些心虚。

“那你是打算去啰？”“我也不知道，那真的是个很好的机会，我一定可以学到很多，不过学费很贵……”咏咏犹豫不已。

美俐厉声道：“不管学费贵不贵，你都不准去！”咏咏一怔，随即一脸恳求地看着美俐。“妈——”“别说了！不管怎么样，我绝对不会让你去的，你最好趁早死了这条心！”“妈！你怎么这么不讲理？”咏咏的火气顿时上扬。

“讲理？哼！”美俐几近歇斯底里地吼道：“父母大如天，我是你妈，你的生命是我给的，我说的话就是理，你就得听！”“妈，我一直听你的，听了十几年，但是我也有我的理想与看法。”咏咏企图和妈妈好好沟通。

“我呸！什么理想？什么看法？全是借口！你就和你那混蛋老子一样，满口花言巧语，到了紧要关头就想拍拍屁股走人，无情无义！”咏咏忍不住气得大叫：“你又来了！你可不可以不要再拿我和爸比？他是他！我是我！我已经为他的错误背了十几年的十字架，难道还不够？你还要我背多久？”美俐一怔，仿佛受到重击般地退了一步。“你，我——”咏咏泪热于睫，委屈地说：“妈，我不是爸爸，我绝对不会遗弃你！就算有一天我暂时离开，再远、再久我都不会忘记你的，我一定会在你最需要的时候回到你身边。”美俐仍是铁青着脸，虚弱地驳斥：“不用说了！我最后再说一次，留学和我，

你只能选择一样，你自己看着办吧！”说着，即转身走出房间。

咏咏看着手中的入学通知，感到前所未有的矛盾与茫然。一方是亲情，一方是理想，她两方都不愿意失去啊！到底该怎么做呢？安养院。

美俐走至父亲的病房前，推开门，却见绍群坐在房中间弹奏手风琴，父亲及一群老人正开心地和着琴声拍手，并唱着荒腔走板的歌，气氛温馨且热闹。

绍群已累出一身汗来了，但他的兴致仍十分高昂。

站在门口的美俐，静静地注视着这罕见的和乐画面，眼眶不知不觉的湿了。绍群偶一抬头，正好迎上她含笑带泪、溢满感动的目光。

服侍苏父吃完中餐后，美俐和绍群来到安养院附近的河堤散步。微风徐徐吹送，吹得人神清气爽，然而美俐的语气却有些沉重。

她看着眼前的潺潺流水，幽幽说道：“他这样已经三年多了，可是到现在，我还不能完全接受。他以前精力多旺盛啊！每天晨泳五千公尺，三十多年没有一天间断过，谁知道如今竟然变成这个样子——”说着，逐渐哽咽起来。

绍群关切地握住她的手。“美俐，伯父年纪大了，生理机能退化，是自然的现象，你、你别太难过了。”“不！他还不到七十岁，本来不会这么快……是我害了他！”“美俐，谁都看得出来你是个孝顺的女儿。”绍群连忙安慰她。

“不！我不孝！”美俐猛摇头。“从小我就调皮、叛逆，成天惹爸爸生气；长大了，又一次、一次的未婚生子，让爸爸失望、伤心，在别人面前抬不起头来，所以才气病了！”见她把过错全揽到自己身上，绍群既为她感到心疼，又难过。“美俐，你母兼父职，独立把两个孩子教养得又健康、又乖巧，已经很了不起了；何况工作更表现得出类拔萃，连、连男人也相形见拙，有你这种女儿，伯父只会引以为荣，绝不会失望的。”“你把我说得太好了。”美俐满心感动地看着他。

“不！是你本来就很好，否则咏咏、娃娃不会这么爱你。”美俐摇头苦笑：“你错了！咏咏不爱我，她说我是她的十字架。”“十字架？什么意思？”绍群有些愕然。

“她以为我把对她爸爸的恨转移到她头上了。”美俐的语气中有掩不住的忧伤。

“你有吗？”“当然没有！麦克对不起我，更对不起咏咏，所以我对咏咏只有更疼惜，怎么会有恨？再说，事情都过去十几年了，我连麦可的长相都忘了，哪还有恨？”绍群仍然是丈二金刚摸不着脑袋。“那、那你为什么不许她出国？”美俐突地皱眉。“她告诉你了？”他低下头，感到有些歉然。“是是我看她脸色不好，主动问的，你别生气——”“我当然生气！”美俐的音量倏地拔尖。“这么大的事，她居然事先连问也不问我一声，现在入学通知都寄来了，我要是不问，她还是不会说！你说说，我要不要气？”绍群不知道她的反应会如此激烈，便小心翼翼地咏咏解释：“她、她是怕你不同意。”

“我是不同意！”她怒气腾腾地接腔。

“为、为什么呢？”“她还小，一个人跑那么远，我怎么放心？”“我姊姊全家都在那儿，他们会好好照顾她的，你大、大可放心。”绍群说。“我才不放心呢！美国治安这么差，坏人又多——”绍群急忙接道：“美俐，说治安，台北也不好，咏咏每天天未亮就去送报，你怎么不、不担心？”美俐一时为之语塞。“我——谁说我不担心？不遇至少她就在台北，万一有什么事，

我可以马上赶到，可是美国那么远，听说光坐飞机就得十几个钟头，机票又贵，我想见她一面都不容易，分开久了就会生疏了。”“说穿了，你是怕咏咏离开你？忘记你？放心，咏咏不会的！”“你懂什么？再深、再浓的感情，时间一久都会淡，何况咏咏和娃娃是我在这世界上仅有的亲人，没有她们，我一个人怎么办？”说着，她不禁悲从中来。

绍群定定地看着她，语气异常真挚：“美俐，时空或许会拉开人的距离，但阻隔不了心灵上的联系，咏咏和娃娃永远是你最心爱的亲人，你们之间的感情，谁也取代不来！”

你要对咏咏有信心，更、更要对你自己有信心。”美俐不解地问：“对我自己有信心？什么信心？”“相信除了娃娃、咏咏，还、还有其它人关心你，愿意永远照顾你，陪、陪伴你。”说完，他整张脸都涨红了。

美俐感动不已。“绍群！”她低呼一声，随即慢慢地把头倚向他厚实的肩膀。

绍群惊喜地伸出手，紧紧揽住美俐的肩头，两人相偎离开河堤，夕阳把他俩的影子拖得长长的。

和风中，仿佛传来美俐的低语：“不知道美国大学的学费贵不贵……”便利商店里，咏咏如同往常般生在收银台后面，边看店边看书。

突然间，国安戴着太阳眼镜，神态潇洒的推门而入。他一进门，立即惊呼：“苏咏咏！你果然在这里。”咏咏愣愣地盯着他，好似着了魔般。“你在找我？”“对呀！你可真难找！花了我好大的力气才打听出你在这儿打工。”“你找我，有什么事吗？”她感觉自己的心跳似擂鼓。

他凑近她，微微一笑。“你说呢？”她登时红了脸。“我……我不知道。”国安夸张的捂着自己的胸部，故作伤心状。“哇！真叫人伤心！这一个星期来，我满脑子里全是你的影子，整天像无头苍蝇一样，到处打听你的芳踪，你却好象一点感觉也没有。”“谁说没有——”她突地冲口而出，随即想到自己似乎太心急了，便懊恼的掩住嘴巴。

国安满意地看着她仓惶失措的表情，随即直接点明来意：“你明晚有空吗？”咏咏摇摇头。“除了星期六，平时晚上我都不行。”“星期六？好吧！看来我只好取消原先的约会了。”“那多不好意思——”虽然嘴上这么说，但咏咏心底却暗自窃喜。

国安挥手，露出他那性感迷人的招牌笑容。“没关系！在我心目中，你现在占第一位。那就星期六晚上七点，我去接你。”“嗯！”咏咏欣喜地点头，一心期待星期六早点到来。

“Good morning everybody！”美俐如同往常般，一进办公室就开心的向同事们打招呼。

然而现场气氛却是一片肃穆，鸦雀无声。美俐发现情况不太对劲。她皱眉问道：“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啦？一个个拉长了脸。”同事们互使眼色，但仍然无人作声。

“到底什么事啊？该不是股市又崩盘了吧？”“股市是大涨，不过只怕你苏美俐的行情跌停了。”赵安玲幸灾乐祸地发言。

美俐瞪圆了眼。“你说什么鬼话？”安玲冷笑道：“不是鬼话，是实话，告诉你，原先打算买陈董别墅的客户打电话来，取消了那笔交易！”天啊！美俐顿时感到脑中轰轰作响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八十万佣金长翅膀飞走……而答应交钱给凤琴的期限已迫在眉睫，她到底该怎么办呢？对了！林

伟明！但愿他没忘记那项交易。

她脑中灵光一现，旋即一阵风似地离开办公室。

伟明的办公室里。

“老张，谢谢你！我明天就叫老石把那两条银带给你送过去，Bye！”

伟明放下电话，嘴角随即浮现得意的笑容。

坐在对面的石特助迫不及待地问：“张总怎么说？他真的取消了？”见伟明点头，石特助开心地拍手叫好。“太好了！这下子苏美俐所有的后路都没了，她不来求您也不行了。”伟明得意地扬眉，正要说话时，对讲机突然响了。他顺手按下对讲机。“什么事？”“总经理，有位苏小姐找您。”女秘书说。

“请她进来！”她果然来了！伟明嘴角浮出笑意，随即转向石特助。“你先出去。”他要单独与这个难驯的女人周旋。

石特助出去后，美俐局促不安地站在门口徘徊，最后终于鼓足勇气走进办公室。

“找我有何事吗？”伟明低头看文件，根本不拿正眼瞧她。

“我——”美俐垂首，沮丧地说：“你赢了！”伟明佯装不解。“你说什么啊？”美俐虽然不满他故作姿态的模样，但仍是客气地说：“林总，咱们别斗了，我今天就是来答复你，我愿意答应你的条件。”“我的条件？”伟明抬头看她，继续装傻。“什么条件啊？”这家伙真是欺人太甚了！美俐的满腔怒火几乎快被引爆了，但她还是强忍下来。

“你上次答应我：只要我陪你一天的时间，你愿意买下观音乡那块厂房地。”伟明单眉一挑，语气傲慢地说：“哦？我是这么说的吗？”美俐已气得满脸通红，但她仍故作温驯地点头。“是。”“啧啧！一个晚上换十几亿的生意，美俐，你的‘身价’可真不便宜呀！”“你——”美俐再也忍无可忍了！她扬手欲掴他，却被伟明及时抓住。

“干什么？又想打我？”伟明冷笑道：“你不怕这一巴掌下去打掉了你两百万的佣金？”说完，他即放开她，并故意侧过脸说：“好！你打吧！”美俐的手在空中颤抖着，迟迟无法落下。僵持半晌后，她放下手，转身就要往外走。

“你上哪？”伟明一把抓住她。“林伟明！你真叫我恶心！放开我，让我走！”她一脸鄙夷，急欲挣脱他的箝制。

“你不想要那两百万了？”美俐啐道：“去你的！留着你的臭钱吧！告诉你，如果你不懂得尊重别人，就算你有全世界的财富，我也一样看不起你！”伟明忽然狂笑出声，并抱住美俐打转。

美俐一惊，旋即挥拳撞打他。“你干什么？神经病！放开我！”“对不起，美俐，我刚才只是试探你。”伟明忽然放她下来，并敛起笑容，一脸正经地注视着美俐。

“试探？”她气得快冒火了。“试探什么？试探我是不是拜金？是不是为了钱，什么都可以卖？你太过分了！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？凭什么试探我？我没必要受这种侮辱！”说完，她气冲冲的欲转身离去。

伟明横身拦住她的去路。“对不起！美俐，我的确没资格这么做，不过相信我，我这么做，并不是为了侮辱你，而是确定你真的可以帮我一个忙。”

“帮你忙？什么忙？”美俐一头雾水。

“我——”他踌躇了一下，才说：“其实很简单，就是请你参加我的订婚

典礼。”语毕，即交给她一张请帖。

美俐先是一怔，随即笑开了。原来只是参加他的订婚典礼，她还以为他会大大的刁难她呢！不过，为了安全起见，她会找个人陪自己去的。

晨光微明中，绍群在床上熟睡着，忽然间房门被打开，穿著睡衣的秀芳正蹑手蹑脚地进房来，她回身把门关好，然后轻手轻脚地躺到床上去。

睡梦中的绍群突然翻个身，一只手压在秀芳的胸前，他不觉发出舒服的咿唔声。

突然间门被推开，美俐和程平赫然站在门口。“啊——”美俐惊叫出声。她今天是特地来邀绍群去参加伟明的订婚典礼的，没想到竟撞见这尴尬的一幕。

“舅！你在干什么？”程平亦是十分震惊。

绍群倏地惊醒，在看见身旁的女人时，他惊慌的想起身。

“美俐、美俐，我——”他企图对美俐解释，却被秀芳用力抱住脖子。

“绍群！不要走，你说你爱我的！”“你、你别胡说！我没有——”绍群连忙拨开她的手。

“你别耍赖！大家都亲眼看我和你——你要负责！”绍群气急败坏地吼道：“我负、负什么责？我们根本没怎么样！你不要胡搅蛮缠！”程平也立即出声喝止欲开口狡辩的秀芳：“你别欺负我舅舅老实，就想栽赃、嫁祸，告诉你，行不通的！”“哇！我不想活了！”秀芳突然掩面痛哭。“老的玩弄我不够，小的还侮辱我……”美俐冷眼旁观这一切，脸上表情复杂而落寞。她忽然转身，快步离去。

“美俐！”绍群撇下秀芳，立刻追上去。

他在巷口拦住正欲开车离去的美俐，着急的说着：“美俐！你、你听我解释！”美俐露出平静的微笑。“没什么需要解释的。”“不！我真的没和她——”“绍群，我相信你没和她怎样，但是我想你还是回到她身边去吧！”她面无表情地说着，令人猜不透她心里真正的想法。

绍群惊愕地看着她。“什、什么意思？”“我想她一定很爱你，所以才不惜扯下脸，用这种方法来套住你。”“不！那不是爱！”他急得猛摇头。“她只是想替肚、肚子里的孩子找个现成的爸爸！”美俐凄然一笑。“如果是这样，她的立场就更值得同情了。”“你——”绍群非常错愕，完全不明白她在想什么。

她看着他，语气异常诚恳地说道：“绍群，我是个未婚妈妈，所以我可以体谅她现在矛盾、不安、痛苦、绝望的心情，也能理解你现在是她唯一的希望，我觉得她比我更需要你，你要好好待她。”说完，她即头也不回的上车，绝尘而去。

“可、可是……”绍群只能对着车尾猛跺脚。

逐渐远去的尘烟，掩不住他脸上浓浓的失望之情。

自己一个人，就可以活得精彩有趣。

朗朗的晴空下，一艘豪华游艇慢慢航向碧海，船上挤满了盛装的宾客，一时之间热闹非凡。

美俐穿著小礼服，拿了杯饮料站在甲板上，冷眼看着这场浮华盛宴。她一眼就看见伟明及林父均穿著正式的宴会服，与同样穿著礼服的桑氏父女站在上层船舷甲板的一个小台上，与来来往往的宾客周旋。

桑氏父女及林父均谈笑风生，唯独伟明双手插在裤袋中，一副吊儿郎当的模样。他眼光四处游移，终于落在美俐身上。“嗨！”他大步朝美俐走来。

“嗨！”美俐难得参加这种上流社会的盛宴，她觉得全身神经都绷紧了，怪别扭的。

他突然握住美俐的手。“来！”“上哪？”美俐茫然问道。

伟明并没回答，径自将她带到先前的小台上。

林父及桑氏父女见到美俐后，均停止谈话，并好奇地打量着她。美俐不安地想退后，但伟明却紧紧地抓着她，并站到林父身边。

美俐无奈之余，只好笑着对众人点头致意，但表情却十分僵硬。

林父目光锐利地打量着美俐，正想说话时，乐队突然传出一阵鼓声。众人回头，只见石特助站在麦克风前宣布：“各位嘉宾！感谢各位在这个重大的日子里大驾光临这个盛会，本人谨代表林氏集团和桑氏企业谢谢大家！谢谢！”说着，即向众人深深地鞠躬。

宾客们纷纷鼓掌，全场洋溢着一片喜气。

石特助续道：“今天风和日丽、阳光普照，真的是个很美好的日子，更重要的是，一对天作之合的佳偶，将在各位诚挚的祝福下缔结婚盟！先让我们举杯祝他们永结同心、白头到老。来！干杯！”众人纷纷起哄着，并向林、桑等四人举杯，四人也礼貌的饮口酒回礼。

须臾，石特助作了个手势，示意众人安静。“现在文定典礼开始，双方家长请就位，准新郎、准新娘也请就位。”林父及桑父志筹意满地站在后一排，继而将伟明及桑云珍推至前一排，但伟明却将美俐拉在身边，令众人感到不解。“戴戒指！”石特助郑重说道。

伟明谨慎地从口袋中掏出一个戒指盒，并打开示以众人，里面是一颗璀璨生辉、造型精美的大钻戒。

众人立刻发出一阵赞叹声。

伟明在众人的注视中转向桑云珍，后者低垂着头，羞答答地伸出左手，伟明握住她的手，顿一下，突地又转向美俐，他不由分说就抓住她的手，并将戒指套入无名指，然后拉起美俐的手示人。

“各位！这是我的未婚妻，苏美俐小姐！”伟明春风满面地朗声宣告，脸上闪过一抹得意的笑容。

霎时，众人一阵哗然，桑云珍则当场昏厥了。

转眼间，游艇上已人去楼空，徒留蓝天伴着碧海。

伟明及美俐是船上仅留的两个人，他们并肩站在甲板上，海风拂过他俩的华服。

“敬我美丽的未婚妻，干！”伟明斟满两杯香槟，一杯交给美俐，然后向她举杯。

“为什么要开这么大的玩笑？”美俐愣愣地望着他，似乎尚未完全从方才的闹剧中清醒过来。

伟明斜睨她一眼。“你以为这是个玩笑？”“你把一件好好的婚事变成

一场闹剧，还说不定是玩笑？”美俐简直搞不懂他这种纨绔子弟游戏人间的心态。

伟明摇摇头，笑言：“你错了！我是把一个原本荒谬绝伦的闹剧，改了一个完美的结局。”“你如果觉得这件婚事荒谬，当初就不该答应呀！”美俐更加不解了。“你以为我没有反对过吗？”伟明声音苦涩。“我甚至不惜和我爸翻脸，几乎断绝父子关系，他就是不肯取消这婚事。”美俐忍不住讽刺他：“没想到你平时神气活现，不可一世的，结果还是得受你父亲摆布！不过这也难怪，听说直到现在，林氏集团的大权还握在你父亲手里，你想不听他的都不行，对不对？”“不对！”伟明气愤地反驳：“我并没任凭他摆布！”“对！对！我差点忘了，你表面接受他的安排，但是暗中反将他一军，狠狠耍了桑氏父女一记，这一招的确高明，不过，你不觉得阴了点？”“我是以其人之道，还治其人之身，对付阴险的人，就不能不用阴险之招。”说着，他眼中闪过一道精锐的寒光。

“你说你父亲阴险？”“不！不是我父亲，是桑长雄，他实在太卑鄙、下流了。”“他到底做了什么？”美俐蹙蹙眉，觉得这件事似乎不单纯。

“他身为‘林氏’的主要股东，居然不顾和我父亲五、六十年的生死交情，勾结外商，想并吞林氏集团，干掉我爸爸。”伟明愤恨地说。

美俐震惊不已。“你确定吗？”“百分之百的确定！我不但对对方的背景了若指掌，而且对他们和桑长雄接触的经过、谈判的内容、条件，全都一清二楚。”她一听，感到更困惑了。“他既然打算干掉你们，何必把女儿嫁给你呢？”“这就是他高招的地方啊！他主动提出联姻，一方面是不让我们对他起疑；一方面要求百分之十的股份作为聘礼，这么一来，他们在林氏的股权就达到百分之二十六，另外他们暗中向一些小股东收购，或者拉拢，使他们控制的股权超过了百分之五十一，如此，他们可以轻易取得董事长的位置，等控制了董事会，要对林氏怎么样就易如反掌了！”伟明冷静的分析着。美俐杏眼圆睁，简直不敢相信。“哇！真是太卑鄙了！那你应该赶快警告你爸爸，取消婚约呀！”“小姐！你太天真了！对手是国际性集团，手段多高明？哪有那么容易让我抓到证据？没凭没据的，我父亲怎么会信？万一他要查证，更会打草惊蛇。”“所以你干脆将计就计，到最后一刻才使一记回马枪，杀他个措手不及？”她恍然大悟地说。

伟明得意的冷笑道：“不错！我不但要让桑长雄的奸计落空，更要让他当众出糗！”

成为大家的笑柄，给他一个永生难忘的教训！”真是太高明了！看来她要的林伟明重新评价了，原来他并不像外面传言那样，是个花天酒地、游戏人间、个性肤浅的花花公子。“林总！我想今天不光是桑长雄得到教训而已，所有的人都跌破了眼镜！”美俐双眼充满了钦佩之情。

“你是说——”“大家会发现你不光是个花花公子、纨绔子弟，而是个深藏不露的高手！”美俐衷心赞道。

伟明微微一笑，然后向美俐鞠躬。“美俐，有你这句话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”她嘟着嘴，不以为然地说：“你是心满意足了，可是我要怎么向人家解释我不是你的未婚妻？”“谁说你不是？你是！”他露出了意味深长的笑容。

“至少有两百个客人可以作证！”哼！真是一只狡猾的狐狸。美俐不悦地说：“原来你的条件就是要我假扮你的未婚妻？”伟明看着她，目光温柔似水。“我的确希望你做我的未婚妻，不过我可不希望只是‘假的’！”怎么办？美

俐会原谅我吗？绍群躺在床上对着天花板出神，心里忐忑难安。

忽然间房门被推开，秀芳抱着一叠男人的内衣裤进来，脸上溢满盈盈笑意，像个贤慧的妻子。

“绍群，你的内衣洗干净了，我放——”她正要將衣物放进衣柜，却被绍群一把抓住。

“秀芳！我说过好多次了，你不必做这些！”“没关系，我不介意。”她一脸讨好地说。

“你不介意，我、我介意！”绍群瞪着她，再也抑制不住满腔怒火。“秀芳！我很同情你的遭遇，同、同时看在咱们过去的情份上，一直对你很宽容，但是你今天的行为实、实在太过分了！你、你怎么可、可以做出这、这么卑鄙的事来？”他愈讲愈激动。

“我……我……”她心虚地低下头。

“你知不知道这件事的伤害有多大？”他叹口气，万分沮丧的说：“我好不容易才让美俐对我产生一点点好感，这下全、全完了！”秀芳愧疚地低泣着：“对不起！绍群，我只是……”“你只是以为这么一来，我就会接受你？告诉你！不论发生什么事，我对美俐的感觉是永远不会改变的！”他直接说明自己的心意，不再让秀芳对他心存妄念。

她瞠目结舌，万万也想不到一向温和的他会说出这种绝然的话来。

“你、你这个白痴！你以为那女人会回报你的感情吗？别作梦了！她交往过的男人那么多，会把你这个土蛋放在眼里？”“你别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！美俐才不是那种人！”他气得大吼出声。秀芳因恼羞成怒，所以更加口不择言：“曾绍群！你的眼睛被屎糊住了？那个女人成天花枝招展、招蜂引蝶的，根本不是良家妇女！”“你眼光短浅，只看到美俐的外表，她美好的内在，不是你看得出来的！”绍群正色道。

“我看你简直迷昏头了！”秀芳看他仍然执迷不悟，简直为之气结。

绍群微微一笑。“这次你完全说对了！所以你别再白费力气来改变我对她的感觉，没用的！”“你——简直无可救药！”秀芳气得跺脚，旋即气呼呼地走出房间，并用力甩上门。

结束了那场荒谬的订婚典礼后，伟明专程送美俐回家。此时，两人正站在苏家门口。

美俐看着伟明，表情有些犹豫。“你确定真要这么做吗？”“美俐！我们不是说好了？不管你对我的感觉怎么样？至少在我和桑长雄的恩怨解决之前，先充当我的未婚妻吗？”美俐轻咬下唇，面有难色地说：“我是这么答应，不过那是指对一般人，难道对我女儿，也要这么说吗？”伟明坚定的握住她的手，语气诚恳：“美俐！现在是非常时期，祇要露出一点头风，就可能前功尽弃；你就好人做到底嘛！”唉！美俐暗自叹口气，看来，这两百万还真不好赚哩！不过，她已毫无退路，不配合他也不行了。

两人随即走进苏家客厅，并对程平、绍群、咏咏宣布订婚之事。

“别开玩笑！”程平一点也不相信。

“妈！你有没有搞错？”咏咏惊愕不已。“我们……”美俐尴尬地看着自己的脚，不知加何启齿。

伟明握住她的手，在她耳边低语：“亲爱的，我来说。”随即转向咏咏，正色说道：“没错！我们今天下午订婚了。”娃娃扯着美俐的衣角，天真地问：“妈妈！什么是订婚呀？”此时，厨房突然传来一阵锅子落地声，然后，绍

群跟踉地冲出来，猛地抓住美俐的双肩。

“不！美俐！不、不可能！”伟明冷静地拉开绍群的手，有礼而坚定地说：“曾先生，是真的！”随即将美俐戴钻戒的手举至绍群面前。

绍群一看，脸色顿时转为苍白。“不！不！我、我不信！”他跟踉退了几步，仍不敢置信。

“我也不信！妈，你不是很讨厌他吗？”咏咏瞪了伟明一眼，语气极为不屑。

美俐嗫嚅道：“我，嗯，以前我对他有成见，可是现在我的印象改了。”“哦？那是多久以前的事？到昨天为止，你喜欢的还是曾舅舅。”咏咏忍不住出言讽刺。

“你懂什么？”美俐脸色一变，突地转向绍群。“曾先生另有所爱了。”

“我、我没有！”绍群着急的否认。

“苏阿姨，你难道还在为早上的事生气？你明知那是林秀芳搞鬼，我舅舅是无辜的！”程平连忙声援绍群。

绍群猛点头。“对！对！美、美俐，你别因为想报复我而做傻事。”“曾先生，你太自抬身价了吧？”伟明冷笑道。

绍群正想开口解释，咏咏已抢先开口：“妈！你到底是不是为了气曾舅舅才——”“当然不是！”美俐断然否认。

“那是为什么？”“我……”美俐欲言又止。

“说啊！妈！”咏咏顿了一下，而后怀疑地看着她。“难不成你有什么难言之隐？”美俐倒吸口气，掩饰地说：“当然没有！我选择伟明，是因为他成熟、稳健，能给我无比的安全感。”“尤其是经济方面的安全感，对不对？苏阿姨？”程平直言说道。

“这——”美俐顿时一愣，随即大方地点头。“不错！”众人一听，均为之震惊。

“妈！你怎么这么现实？”咏咏首先发难，厌恶之情溢于言表。

美俐的心霎时沉落谷底，她就知道咏咏是不会谅解自己的。恼羞成怒的她，忍不住嚷道：“现实有什么不对？这本来就是现实的社会啊！”咏咏悲愤地大吼：“你太令我失望了！”旋即一阵风似地跑进房里。

“姐——”娃娃随后追上去。

美俐愕然又难过地看着咏咏的房门，随即对客厅的绍群、程平颓然问道：“你们还有什么意见吗？”绍群看着她，诚恳而哀伤地说：“美俐，不论你怎么样，我都永远祝福你！”说完，便拉着程平往外走。

伟明歉然地握住美俐的手，为她的处境感到心疼。“对不起！美俐。”美俐凄然一笑，无奈地摇摇头。“对不起什么？这是我们的交易啊！”铃——铃——一阵急促的闹铃声划破寂静的早晨。

美俐在半梦半醒中把闹钟凑到跟前一看，忽然从床上惊坐起来。

“七点半？惨了！”她惊叫一声，旋即伸手往床的另一侧探去。“娃娃！娃娃……”她发现床上空无一人，便匆匆冲出卧室。

“娃——”她忽然停止喊叫，愣愣地看着前方。

只见娃娃正坐在餐桌前吃着麦片粥，而绍群则站在她的身后为她梳辫子，桌上放满了丰盛的早点。

“妈妈早！”娃娃转头向她打招呼。

绍群若无其事的对她微笑。“早！美俐，吃早点吧！我做了你最喜欢的

地瓜稀饭，和菜脯蛋。”“你……做了早点？”美俐愕然地看着桌上的食物。

“对呀！我不是每天都做吗？”绍群神色自若的说。

美俐感到十分困惑。“可是，我……我和别人订婚了。”“那并不影响我们之间的友谊，对不对？”她迟疑了半晌，然后重重地点头。“对！”绍群和煦地微笑道：“既、既然我们还是朋友，那没理由不和以前一样呀！”“你难道不生气？”“你是说你订婚的事？”他的脸色霎时一黯。“如、如果说我不难过，那是骗人的！”

我当、当然难过！难、难过得要死！不、不过我也很、很高兴！”“高兴？”美俐不解。

绍群勉强挤出一丝微笑。“为、为你高兴！因、因为你找到这么好的对象，以、以他的地位、经济能力，一、一定可以让你和孩子过得舒舒服服的！美俐，你是个好、好女人！你、你该有人好好的照顾你！”他总是这么为她着想啊！美俐感动不已。“绍群……”声音有些哽咽。

“我、我本来希望自己有那个福、福气，不、不过老天爷替你安、安排了更好的对象，他、他各方面都强过我，我、我没话说。”他神色黯然地低下头，但语气却相当诚挚。

“绍群，你会找到比我好上一万倍的女人。”美俐说着，眼眶已潮红。

“不！在我心、心目中，没、没人比得上你——所以祇、祇要我们能永远做朋友，我、我也满足了！”他定定地看着她，仿佛她是天上最闪亮的一颗星星。

这样的情深义重，要她苏美俐拿什么来偿还呢？望着他那张诚挚质朴的面容，她已感动得无言以对，唯有那双雾湿湿的晶亮美眸，泄露出她最深沉的悸动……。

午后，咏咏坐在河堤上看信，程平则躺在她的身边听音乐，微风徐徐吹拂，感觉十分悠闲、安适。

信上写着：“……看到你的改变，我当然欣赏，不过欣赏的并不是你时髦的装扮，而是过去一直被掩藏起来的纯真气质，终于焕发出来，老实说，最初吸引我的，就是你那份独特的气质……”看完，咏咏脸上自然地浮起一抹恍惚的微笑，她感动得喃喃自语：“我就知道！我就知道！”程平直起身，好奇地问：“知道什么？”她开心的回答：“我就知道他绝不是个只重视外表的人！程平，你说错了！”“怎么？魏国安这回又写了什么废话？”程平探头欲看信，却被咏咏用力推开。

“喂！你懂不懂什么叫隐私权呀？”她白了他一眼。

“哇塞！你跟我谈隐私权？那以前女生写信给我，你干嘛看？”程平不悦道。

咏咏一时为之语塞。“那、那不一样！”“有什么不一样？你的情书是宝贝，我的就是Bullshit？”咏咏一听，忍不住噗嗤一笑。“这是你说的，可不是我说的！”“哈！你终于笑了！”程平乐得拍手欢呼。“你知不知道，这几天你的脸有多臭？”“你懂什么？”咏咏瞪他一眼。

“我当然懂啦！你在生你妈的气。”他耸耸肩，云淡风轻地继续说：“其实，何必呢？”“这是什么话？她是我妈，她的事我当然要关心！”“对！她是‘你妈’！她要嫁人，你凭什么管？再说，你不也一直说：她苦了这么多年，应该找个好对象靠靠，如今她真这么做了，你怎么反而生气？”“我气的是她选的对象不合适！”咏咏怒道。

“人是她要嫁的，合不合适，她最清楚！”程平淡淡地说。

咏咏气得瞪他一眼。“就怕她弄不清楚！”程平耸耸肩，语气仍是一贯的淡然。“那也是她的选择，外人管那么多干嘛？”咏咏气得双手插腰，指着他的鼻子骂道：“程平！我真弄不懂你！我妈要嫁人了，对象不是你舅舅，你不但气，反而若无其事地照样和我妈嘻皮笑脸。”“咏咏！她是你的妈，你都管不了她，我更没资格管了！再说，失恋的是我舅舅，他都不气，我气什么？”“说到曾舅舅，更叫人生气！他甚至此以前更巴结我妈，他到底是不是男人啊？”咏咏嗤哼一声，满脸不屑地说。

程平双眉一皱，忍不住斥道：“咏咏！你怎么这么幼稚？”咏咏的音量突地拔高了八度。“我幼稚？”“可不是！你以为爱就一定要占有？得不到就破坏、毁灭？”他摇摇头，语重心长地说：“那种爱太自私、太幼稚，真正的爱是——”他倏忽打住，失神地看着她手上的信，表情复杂难辨。

“是什么？”程平专注地看着她茫然的面容，然后一字一字仔细地说：“宁可牺牲自己，也要让心爱的人快乐。”咏咏顿时安静下来，反复咀嚼他话中的含义。

俱乐部的经理室里，凤琴瞪大了眼，看着手中的两百万支票，随即用力拍拍美俐的肩，又羡慕又妒地说：“有你的！美俐，你真厉害！不但轻而易举弄到了两百万，更钓到了一个金龟婿！”说着，她神情暧昧地凑近美俐。

“老实说，你到底用了什么手段，居然能叫林伟明拜倒在你的高跟鞋下？”美俐不悦地白她一眼。“我什么手段也没用！”凤琴摆摆手，嗤之以鼻地说：

“少来了！林伟明是何等人物？过去多少女人想逮住他，都没成功，他却为了你，公然和他老爸作对，弄得林老头火死了，听说他已经下令暂停了林伟明所有的职务。”美俐杏眼圆睁，惊讶不已。“什么？他怎么可以这样？”“他是老子，又是董事长，他想怎么样都可以。”“那伟明岂不是惨了？”“这还不算惨，听说林老头更下了最后通牒，要林伟明立刻和你解除婚约，否则——”说着，凤琴斜睨美俐一眼，故意卖个关子。

“否则怎样？”美俐急急追问。

“否则就要和他断绝父子关系。”事情怎会演变成这种地步？美俐踉跄退了一步，暗自祈求这件事还有转寰的余地。

和凤琴分开后，美俐立刻赶到隔壁的贵宾室找伟明商量对策。

“你爸真这么说？”美俐一脸着急地问着眼前的伟明。

伟明好整以暇地喝着酒，点点头，表情平静。

“那你——我看你还是把真相告诉他吧！”为了假订婚而让人家父子关系决裂，美俐实在太过意不去了。

“不！”伟明坚定地摇头。

“可是……”伟明笑着拍拍她的手，安抚道：“放心！美俐，我自有妙计，你等着瞧好了！”此时，忽然传来一阵敲门声。

“进来。”石特助匆匆跑进来，说道：“总经理！我可找到您了！我找了您一天，您的手机关了——”伟明皱眉问道：“找我干什么？”“董事长要见您。”伟明单眉一挑，讥讽道：“干嘛？再教训我？威胁我？”石特助见状，只得直接挑明地说：“报告总经理，公司出事了！”“出事？”他故作冷漠的说：“那也不关我的事，我已经被解除职务了。”“总经理！这次的事情真的很严重，听说桑老勾结美国财团想并购咱们公司！”美俐兴奋地插口：“哎呀！伟明，真被你说中了！”石特助惊愕地瞪着伟明。“怎么？总经理已经听说这

件事了？”伟明笑而不答；美俐则很神气地开口说：“何止！伟明老早就发现桑长雄的诡计，否则怎么会抵死反对那门婚事？”石特助竖起大拇指，赞不绝口地说：“总经理不愧是总经理，原来早有先见之明。”

精明！英明！现在请您赶快回公司吧！”“何必找我？公司有董事长！”伟明冷笑道。

“总经理！董事长年纪大了，身体也不好，听到这事，一下子乱了方寸，下面的人又束手无策，总经理，您一向深谋远虑，又早知此事，想必早已想好了对策，您就别呕气，赶快回公司主持一切吧！”“我爸爸……”伟明似乎不甚愿意。

“报告总经理！我就是奉了董事长的命令，无论如何请您回去的！”石特助急得直冒冷汗，就怕主子真的铁下心肠不愿回去。

看伟明仍不为所动，美俐忍不住出口相劝：“伟明！父子到底是父子，再说，你总不能眼睁睁看着你们父子一生的心血落入桑长雄的手里吧？还是快回去吧！”伟明沉思半晌，终于点头。“好！就听你的。”石特助这时才笑咧了嘴，放下心中一块大石头。

伟明回到林氏集团后，在短短几天之内，立即以他过人的魄力与智力稳住了公司的营运状况。

此时，伟明和石特助站在机场外围的小草坡上，看着一架架的飞机起飞。

林父即是搭其中一架飞机离去的。

伟明目送飞机消失在云端，耳畔依稀还听见父亲的声音：“伟明！这次多亏你才保住了公司，我也看清自己原来是个固执又跋扈的老人，不但压抑了你的才干，也差点扼杀了咱们父子之间的感情，我大错而特错，幸亏如今觉悟还不迟，我把公司交出来，相信你会经营得更出色，毕竟你是我的儿子！”他和父亲的僵局终于打破了。望着凌空而飞的飞机，伟明的心仿佛也飞起来了；此后，就是他在林氏一展长才、振翅而飞的时候了。

美俐和伟明坐在河堤边，地上铺着一块格子方巾，布上放了一个冰箱，里面是一瓶香槟。夜色沁凉如水，两人执杯对饮，虽没有李白邀月共饮的诗情狂气，气氛依旧恬适美好。

美俐笑着向伟明举杯。“恭喜你！林董事长！”“谢谢你！美俐！全亏了你的帮忙，我真不知怎么谢你！”伟明的语气非常真挚。

“别这么说，我们是互惠。”她啜口酒，忽然说道：“对了！既然你已达成心愿，那么我们之间的约定是不是该取消了？”“你是说——”他显然还未意会过来。

“那个假订婚呀！没必要再继续了。”说着，她便要拔下手上的戒指，却被伟明按住。

“别取下来！我希望你留着。”“可是我又不是你的未婚妻。”美俐不解。

伟明皱眉，轻声问道：“你不喜欢当我的未婚妻？”美俐一怔，随即说道：“这不是我喜不喜欢的问題，实际上那本来就是一场交易——”伟明倏地打断她的话。“不许这么说！”“伟明……”她感到有些错愕，不明白他到底在想什么。

“对不起，美俐，我只是受不了你用‘交易’来形容我们的关系。”他努力抑住激动的情绪，柔声说道。

美俐会意过来，立即微笑着说：“对不起！伟明，我该说我们之间的‘友

情’。”“不，也不光是友情，我相信我们之间还有更深、更亲密的感情。”他边说边以炽热的目光看着她，那般深情的目光足以溶化任何一个女人。

美俐一怔，随即笑出来。“伟明，你又来了！你难道忘了以前的教训？”“不！此一时彼一时，以前你拒绝我是因为你以为我又花心、又不负责任，但事实证明了我真正的为人，你现在还有什么理由不喜欢我吗？”他的嘴角浮出笑意，胸有成竹地说。

美俐低下头，不敢迎视他灼人的目光。“喜欢并不表示我们一定会有更深的感情。”伟明猛然握住她的手，语气温柔而诚恳，似是载满了他的至情至爱。“美俐，时间可以培养出感情，你何不给我一个机会，也给你自己一个机会试试呢？”美俐因他的诚恳与耐性而感动，但……他真的会是她结婚的对象吗？望着他那对多情而动人的黑眸，她迷惑了……。

你永远猜不透双子座女人喜欢什么样的男人。

8

咏咏终于盼到这天了——她和魏国安首次约会的日子。为了这次见面，她昨晚甚至因过度紧张而失眠了。

此刻，她和魏国安正坐在西餐厅的一角吃着牛排，原本她以为这是一场浪漫感性的晚餐之约，没想到国安一径吹嘘着自己做股票的经验，令她有些不知所措。

“我进场的时候只有二十万，两个月赚了三万，实在不够看。本太少嘛！想大赚也赚不了，所以找我姐夫借了三十万，说好按银行利率付他利息，我把那三十万全买了电子股，连着两天涨停，就赚了五万——太过瘾了！咏咏，你玩不玩股票？”他眉飞色舞地说着。

她摇摇头。“我不懂。”“太可惜了！不过如果你有兴趣的话，我可以教你。”咏咏皱眉，突然感到有些扫兴。“不必了！我没钱。”“没钱可以借嘛！像我——”咏咏忍不住打岔：“魏国安，你的功课不忙吗？怎么有空玩股票？”国安好笑地看着她。“咏咏！你是不是在开玩笑？这年头的大学，不是恋爱就是搞副业，谁还有心思念书啊！”咏咏一怔，感到事情愈来愈不对劲。“可是你在信上不是说；你最大的兴趣就是念书——”“信？什么信啊？”他一头雾水。

“你写给我的信啊！”“我写——”正在喝水的国安差点呛到。“你有没有弄错啊？我只有在八岁时，为了交作业，写过一封信之后，我没再写过信了！”咏咏惊愕地瞪圆了眼。“你没有？那那些信……”“不可能是我写的！”她忍住眼眶中打转的泪水，继续问道：“那么信上那些鼓励我的话、那件美丽的洋装——都不是你啰？”国安有些不耐地说：“什么洋装啊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？”咏咏猛地站起身，悲愤的嚷道：“原来一切全是个骗局！骗局！”说完，旋即冲出去。

“咏——”他困惑地怔愣在原地，喃喃自语：“到底怎么回事啊？”真是 个失意的夜晚啊！程平坐在床上听音乐，用手托着下巴，一想到咏咏正在和那个虚有其表的大草包约会，他就愤恨不已。

突然间音乐被切断，程平皱眉回过头，倏地眼睛一亮。“什——咏咏！”
“你这个混蛋！”咏咏怒气冲冲地冲上去捶打他。“你为什么要骗我？”“我哪有？”程平边闪躲，边趁机回话。

“还说没有！你说，魏国安那些信是不是你伪造的？”她停手，悲愤地问。

“我——”他愧疚地低下头，小声说道：“你……你发现了？”“你怎么可以——”咏咏登时红了眼眶，哽咽地说：“你耍我！”“我……我……”看着她伤心的模样，程平心慌的不知怎么才好。

咏咏垂着泪，伤心欲绝地说：“我当你是我最好的朋友，对你剖心挖肺，没想到你、你居然骗我！骗得我团团转……”“我……我是好意。”程平笨拙的安慰着她。

“好意？程平！这么说我还该谢谢你啰？谢谢你的‘好意’！也谢谢你让我在魏国安面前出那么大的糗！”呵！原来她的伤心全是为了那个大草包！霎时，一把妒火熊熊烧上他的心头，让他负气说道：“说来说去，还是为了魏国安！他在你心目中真有那么重要？好！我可以替你去向魏国安解释。”咏咏气得猛跺脚。“还有什么好解释的？你、你把我所有的梦全打碎了！

我恨你！”说完，旋即冲出去。

“咏咏——”程平赶忙追出去。

咏咏冲出程平的房间时，差点撞上在门口偷听的秀芳，咏咏瞪她一眼，继续冲向客厅，却被尾随而至的程平拉住。

“放开我！你这个坏蛋！”咏咏用力推开他，声音已哽咽。

“我真的是为你好！”程平紧紧抓住她，毫不松手。

“咏咏！程平！”绍群突地出声打断两人的争吵。

咏咏以手掩耳，尖叫道：“我不要听！我再也不要听到他的名字！”绍群用力拉下她的手，声色俱厉地大吼：“不！你一定要听！”从未看过绍群发脾气的咏咏吓了一跳，呆呆地瞪视着他。

绍群这才放柔声音说：“咏咏，你和程平认识十多年，难道还不了解程平对你的感情？”咏咏惊愕地看向程平。“程平对我有感情？”“舅，不——”程平尴尬不已，急欲阻止绍群说下去。

“让我说！”绍群转向咏咏，认真说道：“如果他对你没感情，为什么远离家人，一个人留在台湾？为什么明知你喜欢别人，还为你传送情书？”“他——可是他骗了我！”咏咏仍是愤恨难平。

绍群耐着性子，继续向她分析：“他骗你，是因为他太喜欢你，不忍心看你因为没收到对方的回信而难过，更不忍心让你发现你所仰慕的白马王子根本是个空心大草包！

才假冒对方的名义和你通信，你难道不能体会他有多用心良苦？”咏咏看了程平一眼，眼中仍有恨意。“他用心良苦？哼！”“你有没有想过，每次程平看到你为了别人而眉开眼笑、沉醉着迷的时候，心里有多难过？天下最痛苦的事，莫过于拱手把自己心爱的人送入别人怀中。”说着，绍群的神色不禁为之一黯，因为他本身就是个血淋淋的例子啊！

咏咏一怔，突然觉得内心的悲愤悄悄的被感动所替代了，但她不会这样轻易就饶过程平的。

“你是他舅舅，当然替他说话，可是你们再怎么讲，也弥补不了我受的伤害！”说完，她即龙卷风似的奔出程家。

程平不觉叹了口气，看来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，只能给她一点时间，让她自己慢慢想通了，反正他已等了十年，不在乎再多等一些时日。

回到自己的卧室后，咏咏气呼呼地点燃一根火柴，准备焚烧那堆荒谬、可笑的信，突然间，她瞥到信纸上的几行字：“……也许因为我始终相信在帅气的外表下，隐藏了一种最细致、婉约的气质，可不可能有那么一天，好象破蛹的蝴蝶，你在阳光下鼓动缤纷的舞翼，高飞、高飞……”咏咏不觉看痴了，连火柴差一点烧到手都不自觉。她甩掉火柴，吹吹手指，目光继而落在另一封信上：“……我欣赏的并不是你时髦的妆扮，而是过去一直被掩藏起来的纯真气质……”看着看着，她脸上的怒气在不知不觉中平息了，耳畔仿佛传来曾舅舅诚恳的声音：“他骗你，是因为他不忍心看到你因为没收到对方的回信而难过！你难道不能体会他有多用心良苦？……如果他对你没感情，为什么明知你喜欢别人，还为你传送情书？……天下最痛苦的事，莫过于拱手把自己心爱的人送入别人怀中……”就算程平骗她又如何呢？这些信毕竟还是如此诚挚动人啊！一字一句，仿佛皆能直抵她的灵魂深处，她逐渐相信，若没有至深的感情，是写不出这些字句的。

咏咏慢慢地把信纸揽入胸口，陷入了无边的沉思之中。

翌日清晨，美俐穿著睡袍，打着呵欠，慢条斯理地晃进餐厅。绍群、咏咏、娃娃已经在享用早点。

“早！”美俐不经意地看向咏咏。“咏咏，昨天的约会……”话未说完，咏咏已气呼呼地推开椅子，快步冲回房去。

“她怎么啦？”美俐不明究里地呆在原地。

绍群正要回答，忽闻电话铃响。

美俐顺手接起听筒。“喂？我是。”顿了一下，美俐突地惊叫出声：“什么？我爸晕倒？”挂完电话后，美俐简单地向绍群说明内容，两人旋即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奔至医院。

加护病房内，苏父仍然昏迷不醒地躺在病床上，护士正在为他注射。

隔着玻璃，病房外的美俐和绍群正神色焦急地听着医生说明病情。

“我们替他照了X光，作计算机断层，发现那个肿瘤有长大的迹象，压迫到脑神经和视觉神经，最好尽快开刀。”“开刀？非开刀不可吗？”美俐紧张地问。

“那颗瘤已经大到无法用药物除去，而且我怕时间拖得愈久长得愈大，可能导致失明、中风，万一破了，更会有生命的危险！”“生命危险？”美俐的脚步有些颠蹶。“那……这……”她忍不住全身发抖，慌乱的拿不定主意。

绍群握住她的手，无言的将信心传输给她。

须臾，美俐慢慢镇定下来，她反握住他的手，勇敢而坚定的对医生说：“好！开刀！”医生离开后，美俐失魂落魄地独坐在大厅一角，咬着指甲，一副心烦意乱的模样。

不久后，绍群拿着一叠单据过来，坐到她的旁边。

“手续都办好了！”绍群把单据交给她。“喏！手术排在后天上午九点，由杨主任主刀，不会有问题的。”美俐看着手中的单据，眼泪忽然大滴滑落。

绍群拍拍她的肩膀，安慰道：“美俐，杨主任是脑科权威，你不用担心。”美俐点点头，拭去眼泪，忽然说道：“虽然手术费有健保给付，不过我想让他换到头等病房，还要请全天特别看护，算起来，花费也很大，我得赶快筹钱！”“钱，我有——”绍群说。

美俐白了他一眼。“我也有！”随即开始拨大哥大。“喂？俱乐部？凤琴在不在？”她顿了一下，脸色旋即大变。“什么？你说清楚点！她……她跑了？跑到哪？——喂！”

喂！”她颓然放下电话，脸色愈发苍白。

“怎么了？”绍群担心的问。

“我……我的钱被卷跑了！”老天！她已经投进了三百万，那是她一辈子的心血啊！父亲的医药费、咏咏的学费、她的房子，难道全泡汤了？不！她不甘心哪！

“你真的不知道？好！拜托你万一知道她的下落，一定要尽快通知我，谢谢！”美俐颓然放下电话，并以双手掩面。

这几天，美俐一直马不停蹄的寻找凤琴的下落，或冲入俱乐部的贵宾房，或到她常出没的美容院、咖啡厅，但凤琴就像是地球上消失了似的，连个影子都见不着。

此时，绍群由厨房端杯牛奶出来，见她一副失魂落魄的模样，不禁感到一阵心疼。

“美俐！”他拍拍她的肩，并将牛奶递给她。

美俐叹口气，看来极为疲惫，气色亦十分消沉。“所有能问的人，我全问了，一点消息也没有，我好怕！怕真的找不到她……”“不！会找到的，别灰心！”绍群温柔地慰安她。

“万一找不到呢？我所有的钱……”她的身子微微一颤，含泪续道：“以后的日子，我要怎么办？”“我会照顾你！”绍群自口袋中掏出一个信封，里面是他卖掉鱼店的钱。

“这些你先拿着用，其它的我再想办法。”美俐连忙将信封推还给他。

“不！绍群，我不要！”“美俐……”他又将它塞给美俐，两人推托半天。

美俐猛地站起来，沉声喝道：“我说不要就不要！你再啰嗦，我会翻脸的！”刚进门的程平恰巧看见绍群的手悬在半空中，好奇问道：“咦？舅！苏阿姨！你们在干嘛？”“没——”绍群手忙脚乱的把信封收起来。

随后进门的咏咏看了绍群一眼，顺口问道：“对了！曾舅舅，你的店卖掉了吗？”“你要把店卖掉？”美俐惊呼一声，用难以置信的目光瞪着绍群。

“你疯了！”绍群还来不及回答，程平已抢先插口：“就是啊！舅舅把全部退休金都投进那间店，如果卖了，他靠什么过日子？除非，舅！你有什么急用，非卖不可，可是那个地点不太容易脱手，要是你真有急用，何不向老妈开口？”“住、住口！”绍群气急败坏地大吼，然后转向美俐，着急地说：“美俐、美俐，你别听他——”“不！程平说的不错，绍群，那间鱼店你千万不能卖，否则我永远不会原谅你！”说完，美俐即头也不回的走进房间。

程平皱眉，感到莫名其妙。“舅，苏阿姨怎么了？”“你……你这个乌鸦嘴！”绍群怒吼一声，旋即气呼呼的走出去。

客厅里的程平与咏咏相互对视，感到满头雾水，弄不懂他们两个最近在搞什么鬼。

转眼间，绍群的银行存款只剩下三位数字了，为了替美俐筹钱，他开始到建筑工地工作。

这日，烈日当空，绍群戴着安全帽，混杂在几名工人之间吃力地挑着砖头，走在危险的鹰架上，从未在高空挑过重物的绍群，手脚不禁开始发软。

他每走一步，手脚就抖一下，而冷汗早已渗满全身。也许是太阳照得

他发昏吧？他不经意的由高处往下瞟了一眼，突地感到一阵天旋地转，接着他脚一滑，便重重地跌了下去，然后他眼前一暗，再也听不见任何声响了。

经过一番急救后，绍群的伤势已大致稳定下来。而在获知绍群出事的消息后，程平、咏咏和秀芳便火速赶到医院的急诊室，此时，他们正着急的围在床边。

秀芳哭着抱怨：“你到底发什么神经！去做那么危险的工作，真不要命了！”绍群虚弱地开口：“我没事，你放心。”他的头上包着纱布，额角仍残留有血渍。

“幸好没事，万一有事，叫我和孩子靠谁啊？”程平生气地瞪了秀芳一眼。“喂！这种时候你还只想到自己，太过分了吧？”这时，美俐匆匆由门口跑进病房。

“绍群！你——”她泪盈于睫，呜咽道：“你还好吗？要不要紧？”绍群努力装出一丝微笑。“我没事，一点擦伤而已。”“到底怎么回事？”美俐拭去泪水，关切的问着。

程平说：“舅舅去做工，由鹰架上摔了下来，头撞了一下，虽没什么外伤，不过医生说要观察四十八小时，怕有脑震荡！”“绍群！”美俐感动极了。“你……你这个样子，叫我怎么过意得去？”程平、咏咏和秀芳一听，不禁为之愕然。

“妈，你是说曾舅舅是为了你？”咏咏惊讶不已。

秀芳则气愤地瞪着美俐。“原来是为了你？”“苏阿姨！舅舅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你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”程平瞠目结舌，感到事情并不单纯。

“我……”美俐垂首，欲言又止地。

绍群急切的说道：“不关美俐的事！你们别乱猜。美俐，你也别耿耿于怀！”美俐轻轻地摇头，并握紧他的手。“我忘不了！永远忘不了……”绍群看着自己被美俐握住的手，嘴角不由得浮起幸福的笑容。倾刻之间，他发现所有的牺牲都是值得的。

而站在一旁的秀芳，则面露妒恨之色。哼！等着瞧好了，曾绍群，我一定会不择手段把你抢回来的！

翌日，秀芳便堂而皇之的造访苏家。

“苏小姐，我可不可以和你说几句话？”见美俐点头，秀芳续道：“你知道我要说什么吗？”“当然知道！曾绍群，对不对？”美俐好笑的看着她。

“不错！苏小姐！那你还记得你曾经答应把绍群让给我——”美俐打断她的话，正色说道：“林小姐！绍群是人，不是玩具，可以任由人让来让去，他有思想、有感情，你想得到他，得他自己心甘情愿才行！”“本来他对我是有感情的，不然我们不会订婚，他是后来遇到你才变心的！”美俐脸色一沉，怒道：“林小姐，我记得是你先变的心！”“我……我那时候只是在考验他——”“林小姐！这是你和绍群之间的事，你跟我说什么？而且这阵子我心里乱得不得了，实在没有心情管你的事！”美俐不耐地。

“可是你不能不管！他是因为你才不要我的！如果没有你——”秀芳急道。

“那你有什么建议？叫我消失？不存在？好成全你！太荒谬了吧？”

“不！你不必消失，你祇要想办法让绍群死心就行了！”美俐皱眉，正想反驳时，忽闻电话铃响，她乐得暂时远离秀芳的疲劳轰炸，迅速接起电话。

“伟明？”她双眼一亮。“好的，我马上来。”挂完电话，美俐旋即和

人有约为由送走了秀芳，自己也随后走向附近的河堤和伟明碰面。

伟明一见到她，立刻趋步向前，关心地问：“发生这么大的事，你怎么不和我联络呢？听说你损失惨重？”美俐惨然一笑。“全部财产！包括假扮你未婚妻的代价。”伟明倏地握住她的手。“美俐！我说过，只要你点个头，订婚可以变成真的。”“伟明！我们别再玩这游戏了好不好？”她抽回手，神色依旧黯然。

“谁说是游戏？美俐！我林伟明是那种把婚姻当游戏的人吗？”伟明认真地说道。

“就因为不是游戏，所以我不愿随随便便答应你。”她和他之间自交易结束后，便再无任何瓜葛了。

伟明眼神一黯，仿佛被人捅了一刀，心正抽痛着。“为什么？你不喜欢我？”美俐低着头，努力在脑海中搜寻最不伤人的字句。“我喜欢你，可是还不是很深……”至少还没到结婚的程度，这一点她十分清楚。

“情感是可以培养的！”伟明急道。

她摇摇头，语带无奈地说：“婚姻的因素有很多，情感只是其中之一。”她是故意刁难他的吗？伟明皱眉，续问：“哦？还有什么？”“兴趣、门第，当然还有——”伟明径自接道：“我倒觉得有一项最重要的因素，你没提。”“什么？”美俐问道。

“经济因素。”伟明直截了当地说。

美俐一怔，顿时无言以对。

伟明满意地看着她怔愣的表情，然后说道：“记得上次你女儿问你是不是基于经济因素和我订婚，你说：是！她骂你‘现实’，你怎么回答她的？”“那次订婚是假的。”她并不直接回答他的问题。

“可是你的答案是真的！生活真的是非常现实，我想你比我的体会更深刻，你天天辛苦的工作、痛苦的应酬——为的是是什么？当初你又为什么答应我的条件？甚至你会上凤琴的当，都是因为一个理由——钱！对不对？”他流利的口才和精确的分析再次使得美俐哑口无言。

伟明握住她的手，眼中闪着真诚的光芒。“美俐！也许我在你眼中，别的长处没有，但在这方面，我保证可以给你百分之一千的安全感，就冲着这一点，你能接受我吗？”美俐听着，视线逐渐被泪水模糊了。这些日子以来，他的善意、诚心和耐性，在在使她为之动容；再说，他雄厚的经济条件确实可以立即解决她的困难。对于这样一个多情又多金的黄金单身汉，她似乎没有理由再拒绝他了。

今夜，苏家客厅里围满了人，但气氛并不若以前轻松，反而弥漫着一股神秘的闷窒感。

“咏咏，你妈把我们全找来，到底为了什么？”绍群问道。

咏咏耸耸肩。“她在电话里也没说清楚，只说叫我把大家找来，甚至林小姐——”说着，她瞥了秀芳一眼。

这时，大门被推开，美俐挽着伟明慢慢走向众人。

“嗨！你们都来了，太好了！”美俐轻拉伟明，说道：“这位，我想大家都认识了，林伟明，我的未婚夫。”“嗨！大家好！”伟明脸上堆满了笑容。

咏咏白了他一眼，其它人则仅是虚应一声。

“呃。”美俐的目光梭巡过众人，然后她倒吸口气，鼓起勇气说：“伟明向我求婚，我已经答应了。”瞬时之间，众人皆瞪大了眼，几乎不敢相信跟

前的事实。

绍群的脸登时转白，身体晃了一下，但他仍强颜贺道：“恭、恭喜你！美俐！林、林先生。我不太舒服，先、先回去休息了。”“对呀！绍群，你的伤还没好，我扶你回去休息。”秀芳连忙上前，亲密地扶住他。

程平用力拨开秀芳的手。“不用你扶！”随即转向美俐，讽刺道：“恭喜你！苏阿姨，你可找到个大金主了！”说完，即扶着绍群走出去。

“等我！”秀芳连忙追上去，在经过美俐身旁时，她对她挤眉笑道：“谢啦！”随即消失在门外。

这种情况美俐早就料到了，她苦笑一下，随之回头面对咏咏和娃娃，这是另一场战役，她知道。

“咏咏……”她轻唤。

“别叫我！我没你这种妈！”隐忍多时的咏咏含泪吼道，眼中充满恨意。

美俐危颤颤地倒退一步，彷彿全身的力气皆被抽干了，她多希望女儿能体谅自己啊！

伟明迅速地扶住她，继而向咏咏斥道：“你怎么可以对你母亲说这种话？”咏咏不甘示弱的回吼道：“你是什人？要你教训我？”“我马上是你的继父——”伟明话未说完，咏咏已火冒三丈的接腔：“去你的继父！我不认我妈，更不会认你！”“我不在乎你认不认我，但是你怎么可以不认你妈呢？”伟明耐着性子问道。

咏咏冷哼一声，满脸不屑。“我才没有这种为了钱而出卖自己的妈！”美俐倒吸口气，神色愈发苍白憔悴。

伟明再也忍不住了，他脸色骤变，严峻地斥道：“你怎么可以说出这种不孝的话？”“我不孝？”咏咏出声狂笑，笑声中有掩不住的悲凉。“哈哈！你知不知道我为这个家、为我妈做了多少？”“那你又知道你妈为了你做了多少？不说她这十八年来吃的苦、受的屈辱，这一次，为了你的学费、你外公的医药费，差点牺牲一切！”美俐突地急叫：“伟明！别说了！”咏咏顿时心生疑窦。“不！你说清楚！我的什么学费？还有外公，不是早死了，哪来什么医药费？”她猛地抓住美俐。“妈！你说啊！这到底怎么回事？”美俐的泪水潸潸滑落脸庞，泪眼朦胧中，她娓娓地道出所有的事情……。

在咏咏的强烈要求下，美俐带着她来到医院。

母女两人站在加护病房外，隔着窗户看着躺在病床上的苏父。

美俐遥望着沉睡中的父亲，含泪说道：“你外公从小对我的管教非常严格，尤其你外婆死后，他更变本加厉，除了上学，根本不许我出大门一步。

偏偏我也是个倔性子，他愈严，我愈叛逆，十六岁的时候，我认识你爸！他才高中毕业，我们一见钟情，爸爸发现了痛打我一顿，把我关在家里，不许我和麦可见面。我想尽办法逃到台北来找麦可，和他住在一起，后来发现自己怀孕了，麦可叫我堕胎，我不肯，两人闹翻了，我跑回去投靠你外公，不料他连大门也不许我进，叫人告诉我：他当我早死了！”咏咏听完，顿觉鼻头一酸，她忍不住上前抱住母亲，两人默默对泣。

过了半晌，美俐拭去眼泪，续道：“他真的伤了我的心！我发誓：再也不踏进那个家一步，十几年过去，我从没和老家的任何人联络，直到一年前遇到一位老邻居告诉我：你外公病了！被邻居送进养老院，我回去看他，发现他、他再也不是那个严厉的父亲，祇是个失忆的老人……”至此，美俐哽咽得再也无法成言。

咏咏红着眼，既愧疚又难过。“妈！原来你吃了那么多的苦、受那么多委屈，你却一点也不记仇，还对外公这么好！”美俐苦笑道：“他到底是我爸爸呀！我想同样的事如果发生在我身上，你和娃娃也不会不理我吧？”咏咏闻言，忍不住痛哭出声。“对不起！妈！我——林叔叔说的不错！我真是个不孝女！我一直以为你是为了钱才答应嫁给林叔叔的。”她终于明白自己对妈妈的误解有多么深、多么幼稚了。

“我是啊！”美俐无奈的坦承。

“可是那些钱是为了我、为了外公！妈！我宁愿放弃南加大，也不希望你真为了钱而结婚。”美俐摇头，轻抚女儿的头，欣慰地说：“傻孩子！我单打独斗十八年，真的好累！”

也过够了担心下一餐在哪里的日子，我需要有一个够稳重、够成熟的人来帮我！伟明就是最理想的人选。”咏咏回过头，默然地看着外公，在了解妈妈的所作所为后，她已逐渐能够体谅妈妈的作法了，况且她也不忍见到她再继续奔波下去，在辛苦了这么多年后，她确实是该休息了。

隔天夜晚，在接获苏父病危的消息后，绍群和美俐即迅速奔至医院。

加护病房内，苏父的气息虽然微弱，但尚称平稳。

护士将针头抽出后，便回头对病床边的美俐及绍群说：“他现在情况稳定下来，神智也很清醒，你们可以和他讲几句话，但不要太久。”“是！谢谢你！”向护士道谢后，美俐即过去握住父亲的手。

“爸？”她眼眶中蓄满了泪水。

苏父倏忽张开眼，眨了半天才颤声唤道：“美——俐？”美俐忍住泪水，勉强挤出一丝笑意。“是我！爸，你觉得怎么样？”“你——回来了？”苏父握住她的手，似是为了确定她的存在。“你终……于回来了。”“爸……”美俐唤着，泪珠已滚滚滑落了。

苏父声音虚弱的说：“我……不是故意要赶你走……我太好面子，说不出留你的话。”“我知道！我知道！”“我后……悔了十几年，到……处打听你的下落，我要找你回来，对你说、说对、对不起！”他上气不接下气的说着，不住地喘息。

“爸！”美俐扑上去抱住父亲的脖子，早已痛哭失声。

苏父以颤抖的手轻抚她的头。“对不……起，美俐！对……不起……”他老泪纵横，气喘吁吁，说得十分吃力。

绍群连忙拍拍美俐的肩膀。“美俐，不要让伯父太激动。”美俐迅速起身，并用手帕拭去父亲的泪水。

苏父突地看向绍群，忍不住惊呼：“你……风……琴……”绍群感到十分诧异，没想到对方竟会记得他。“对！伯父，我就是那个弹风琴的人，我叫曾绍群。”“曾……绍群？”苏父缓缓的伸出手。

绍群连忙上前握住他的手。

接着，苏父将绍群的手放在美俐的手上。“好、好照……顾美俐！她……是个好……孩子！”绍群深深地看着满脸泪痕的美俐，郑重说道：“我会的！伯父，您放心！”“记得……你答……应我的……”苏父忽然一阵急喘，随即闭上眼。

“爸——”美俐叫声凄厉，她心急的拍着他的胸膛。

绍群火速按下紧急铃，但已来不及了。

苏父的身体忽然一僵，便断了气，病床旁的心脏监视器亦变成一条直

线。

美俐像个面无表情的木偶，失神地看着这一幕，然后身子开始发抖……。

时序进入秋天，芒花在郊野漫延开来。墓地里，泛银的芒花仿佛也沾染了一丝哀伤沉谧的气息。

秋风吹乱了美俐的长发，她牵着娃娃与抱着鲜花的咏咏立于坟前，伟明、绍群、程平及石特助则站在她们的身边，神情皆十分哀凄。

“爸……”美俐将花置于墓前，然后抱着墓碑，伤痛欲绝的哭起来。

绍群见她哭得像个泪人儿，感到十分不忍，便想上前扶她，但伟明已抢先扶起她。

“美俐，别伤心了！让伯父安心的走吧！”伟明柔声安慰着。

美俐转身哭倒在伟明的怀中，像是个寻求温暖的孩子。伟明心疼地紧紧抱住她。

站在一旁的咏咏也忍不住掩口而泣，程平则默默的将手帕交给她，如果可以，他会尽力消减她的忧伤。

咏咏抬头看着程平，眸光潋潋，布满浓烈的感激之情与误会澄清后的释然，虽然兜了一个大圈子，但他依然守候在她身旁。她忍不住主动握紧程平的手，两人的眼神紧紧相扣，而他们深深地明白，此时此刻，他俩的心亦将紧紧相连。

绍群看着心意相通、深情对视的程平和咏咏，内心甚感欣慰；但当他的视线落在美俐和伟明的身上时，顿时感到一阵黯然，至此他才彻底明白，美俐将永远不会再需要他了。

清风徐徐，亦吹不散他心中的怅然与悲愁。

待美俐的情绪较为稳定后，伟明即将她拉至一旁，轻柔地搂住她的肩膀说道：“美俐，我爸爸星期六从美国回来，我想带你去见他。”美俐惊愕的瞪着他。“太快了吧？伟明，我爸才……”伟明紧紧地握住她的手。“美俐！就因为伯父不在了，我更要代他好好照顾你和两个孩子，我相信伯父地下有知，也不会反对的！”“可是……”她双眉微蹙，踌躇不已。

他深情款款的望着她，语气坚定的说：“别可是了！美俐，记着，从今以后一切有我，你再也不必担任何的心了。”不再担心，不再为生活奔波……这不是她长久以来所追寻的生活吗？是的，她的确就快美梦成真了，而好运稍纵即逝，她得好好把握机会，不该再犹豫不决了。

星期六，当盛装的美俐走出家门，正要坐进伟明的车时，程平忽然气喘吁吁地跑过来。

“苏阿姨！你的信！”程平一边喘着气，一边将一个牛皮纸袋塞入美俐的手中。

怪了！谁会在这个时候写信给她呢？美俐随手打开纸袋，里面立刻掉出一个断了的鞋根，她一怔，正想看信时，伟明却催她赶快上车。

“时候不早了！美俐，上车再看吧！”伟明不想让父亲久等。

美俐听话的上车，坐定后，她立刻难掩好奇的打开信纸，里面写着：‘美俐：对不起！我失信了！我知道我曾答应伯父一辈子好好照顾你，但是你现在有林伟明照顾，和他相此，我实在太微不足道！我只有黯然告别。

祝你幸福！

绍群’看完信后，美俐用力握紧手中的断鞋根，失神地望着车窗外不

断向后流逝的景物，思绪不由自主地潜回她和绍群初遇的那一幕……她很讶异自己竟然记得所有的细节。渐渐地，她的嘴角因愈发鲜明的记忆而微微上扬，随之绽放出一朵欣然的笑容。她终于明白，唯有绍群才能给她这种踏实、安全的感受。

忽然间，她拍拍石特助的肩膀，大声叫道：“停车！”石特助紧急煞车，美俐和伟明不禁颠了一下。

美俐歉然说道：“对不起！伟明，我不能去见你父亲了。”说完即打开车门，快步离去。

“美俐……”伟明愣愣地望着她的背影，感到十分莫名其妙。

一辆公路局的车在路上行驶着。

绍群抱着行李独坐在最后一排，神色黯然地望着窗外，手则不自觉的抚弄着放在腿上的手风琴。

一切都结束了，台北再也没有任何值得他留下夹的理由了，因此他只能选择离去。

这时，车子在某个站牌前停下来，乘客上上下下的，绍群仍是神色落寞地看着窗外，浮生众相似乎再也不能引起他的注意了。

忽然间有人坐到他的旁边，一只断掉的高跟鞋跟随即递到他的面前。

“先生！你还欠我一双鞋！”这声音……这是他朝思暮想的声音啊！绍群眼睛一亮，迅即回头，便见灿笑如花的美俐。

他瞪大了眼，不敢置信地轻喊：“美——俐？”天啊！这不会是因思念过度而产生的幻觉吧？“到白河的路还远得很，你不如吹首曲子听听吧！”

“好！好！”绍群忍不住笑咧了嘴，随即吹起口琴。

美俐放心的将头靠在他的肩上，手指则轻轻打着拍子，微笑始终留在脸上，仿佛是枚幸福的印记。她明白身旁的他是个难得的好男人，这一次，她绝对不会再错过了！

（全书完）

